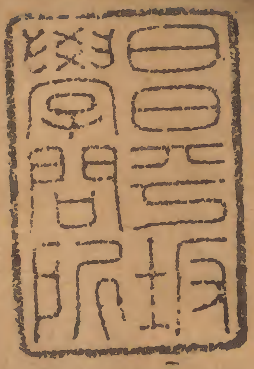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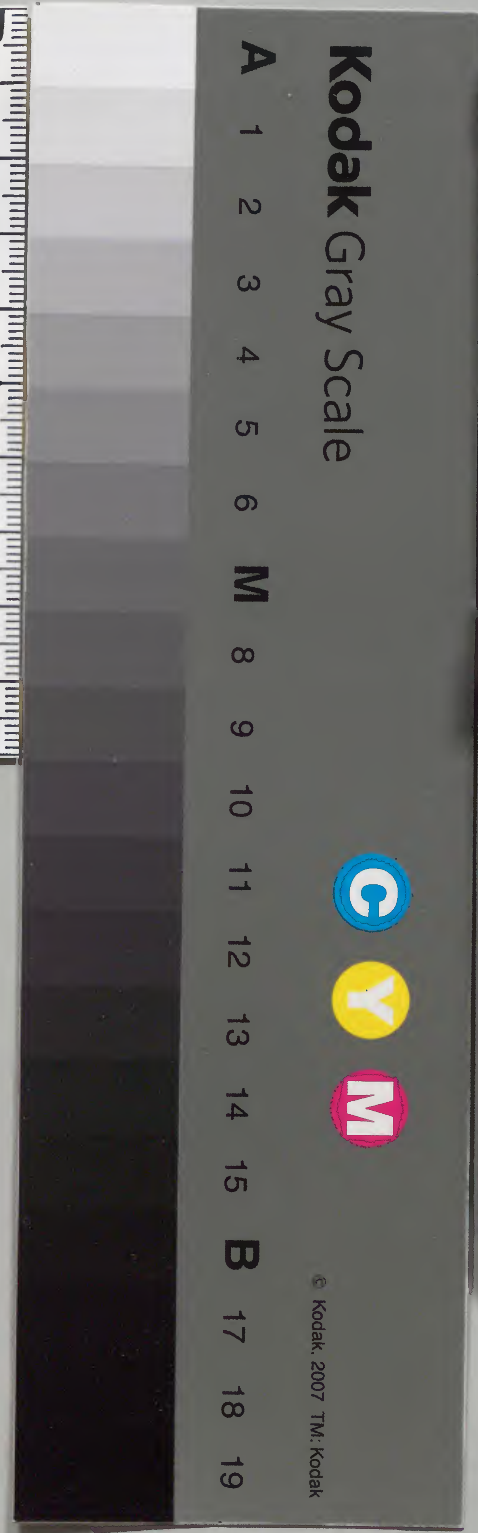
王氏存笥稿
十五之六



漢書門		
三	五	七
一	九	八
五	一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三	漢
一	五	書
六	七	
函	八	
二	冊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78
冊數	5 (4)	
函號	316	148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聖氏存奇稿卷之十五

淺草文庫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儵較刊

書

謝元宰嚴介翁書

維楨竊自比况其輝光不逮魚目其材下與駑馬無異焉以故藏身末位不怨久淹量所具也乃承門下見獎至譬為處淵之珠逐群之驥一時聞者皆駭之迨于今日竟以門下之知振拔遷徙而翁又欲自明其志當楨別時遺之詩直為公車掄國士還因雜佩



贈夫君夫雜佩示好楨業已受而服不忘之義矣至
稱謂國士則恐懼思逃焉在昔豪傑之興以備論辯
則坐出上計令疑者立斷止者立往以充任使則揚
威萬里之外書勲竹帛之間以嬰患難則不愛軀以
負義不二志以敗名以任托寄則山中之孤不亡委
裘之主竟聖斯四者皆國士所由稱也楨度即努力
至死不能為一卒之必歛所望誠懼而思逃非謾語
也今夫樹木者樹桃李謂春玩其華夏食其實也樹
松栢謂大厦所需也所樹不同皆有異焉今門下進
楨于宮階置楨于留院可謂樹一士矣即念不在玩

食實然欲材大厦固有之楨安能如之哉往署留
院者陶宋二公而翁詩及之期與同塵夫二公者皆
國士皆明珠神駿楨未之能追也大抵翁所風厲擬
注楨者率鴻鉅之業非常之事不量不及策使馳之
楨感其言懼傷其志輒復有駸駸邁往之思焉今楨
淹在里中從史還附言申謝才輸懷抱十一耳居無
何去抵南中更圖修候門下盡所私焉

謝宰輔徐湖翁書

楨抵家一月所驛使以邸報見乃知翁始以今日入
政府蓋甚晚矣問里百姓思蒙太平之福不知太平

所由而士大夫知之故自翁入政府乘軒而過華下者不可勝記然皆一口稱快之焉今天下包四海之外以為家三十年來靡有草澤之呼干戈之事可謂太平矣然值虜警百問百缺無以卒應則太平久也夫器久而不徙則壞法久而不振則弊頃數歲間天子督責臣下思以振弊起墮而政府二老又將而成之酌而舉之固已章章修復矣乃今又得翁配譬之渡江河犯風濤益楫倍槳未有弗濟者也夫宰相位絕百僚之右至尊重矣然今時有三難稱至苦焉天子以聖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一難也

事下中書責應于斯須得失輕重關焉二難也造膝之言廷臣不得聞廷臣所得聞遠臣又不及知而擬議轉注易動唇吻三難也此三難者又不敢以告人故曰至苦也今翁為宰相尊重且就而服至苦之事矣楨愚以為必宰相服至苦之事然後四海蒙太平之福也自有虜警來楨恒得侍門下竊觀翁之行事與其議論實陰裨人主之德而不自明也粹至之求未虞之變交橫于前而一動未有誤也蓋且寬且謹且語且默具長者之風焉私以為沾溉既久可益尺寸乃今忽而有南徙之檄楨不憚遠行實重違教

若此北人多苦南中故托浮言以蓋本情則楨懼之
矣邸報中有介翁薦疏有翁辭疏皆各自引抑交相
推重卒而歸明于 人主則自虞廷以降此爲再睹
安可弗賀從吏還附申區區例不得過遣也始楨發
京師翁旣觴之已又過而送之已又賦詩贈之蓋至
勤眷矣比歸里中困于俗冗不得爲書謝茲方申賀
又安敢言謝俟抵南中更圖焉

謝宰輔李渠翁書

今楨徙官南中本之門下推引之力遂令塵冒若此
楨竊自循念蔑有咫尺之能表見于世斯階安能自
取之也乃門下贈楨詩顧甚爲溢詞獎重取與楨同
姓者二人解刀倒屣之事爲比彼二人者皆瑰瑋非
常之士卒之祥不負呂璨能光蔡楨度竟老不能副
所望故每一讀贈篇輒面熱內慚汗出而食不下也
君子所患患不自明楨植性愚戇不可移易而淺中
狹度有觸便發仰觀相公之德廣若九垓涵如重溟
不見所喜安測其怒乃知大造生才譬之陶冶大小
異器不相效也楨安能若所望哉今歸在里中甚苦
俗奪幾欲爲書上門下申謝輒罷之茲從吏還附展
悃私若此始楨得徙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

車歸即欲發去會方大暑怯而不敢戒僕夫且淹頓
望秋非耽吾土重去也歸而道洛中有留滯之事不
敢瀆聽意必有能述之者南北地鈞第俗人視之異
耳此亦其一驗云

與太宰萬治齋書

維楨秦之鄙人也不習當世之故又未嘗抱咫尺之
能祇緣稟受土風久戇直不易政府以論人爲職遂
引而置之國士之列斯蓋十年所矣頃者門下信政
府言已復采之衆口近世毀譽居多溢詞廼門下殊
信之遂上書奏名令徙今官鄙人楨自省無當也宋
人有寶燕石以爲王者周客索而觀之掩口而笑謂
宋人曰此乃燕石也非玉也是豈宋人之識不周客
若哉燕石似玉因以惑宋人楨今者類之矣由是言
之士人出而應世無患非才患不遇知我者故苟獲
遇則宋人之寶石也苟不遇則周人之掩口也功名
之際騰抑淹速顧所遭何如耳豈非命哉此乃楨自
證之見故以聞于門下諒不坐爲誕也金陵名勝甲
于大江之南而翰林又閒曹斯之南徙實則蟬蛻塵
壒仙遊洞府顧復有厭南中者何哉語曰水濱不渴
藍田易染蓋世人之見大都若此矣始楨得徙時本

圖輒往坐老母念家乃引車之西南中固楨所願游也夫士之赴功名也譬則飲也待士之道猶酌也滿者挹之虛者注之飲皆至客皆醉歸主人以美譽何者平之所致也今門下持衡以待天下之士近不遂騰遠不久抑淹者非疎速者非昵天下之士稱平如一口固未有厭南思北者也鄙人楨竊慕門下之風最久頃幸謁者與入乃復去之甚有缺然之懷以故效其愚悃伸知遇之感焉西來過洛陽車留而不得前既三日乃遣舉在行者皆病困今老母遭延不肯南征懼復有洛陽事蓋非直憚蒸暑也夫行子中途亦貴所遇矧功名哉今老母年七十楨四十餘又微兄弟之聯糞土之息母西與西母不南楨不得獨南此本情也方今正隆暑不欲勞親犯溽苟望見秋風竟輦與俱去從史還附牘令白門下惟留神省覽幸甚幸甚

與都督陸東湖書

鄙人楨獲與公游且二十年其所以傾心仰重者非獨以私好故蓋誠有公家之念焉天下萬事其始亡命壞之已而大猾起亂之禍遂以成不可解結乃從古然矣自公爲司隸閭里之狹不敢掉臂行四方亡

命悉奔竄出境都城雖廣萬姓雖衆門無伏奸人不
觸禁前此爲司隸者楨未之聞方來者未可再也庚
戌之秋虜騎環城而掠至紛紛矣城中人帖定卒無
一夫敢夜呼者巡徼素嚴威令素伸也故楨竊嘗謂
公以事 天子守三輔既若此矣假令得領節鉞專
征伐猶當揚威萬里之外書勲竹帛之間顧 輦轂
之下不可一日無公孔子所以嘆才難也今者楨徒
官南中南中清虛幽僻之區甚與願諧顧所勞勞于
中者外之胡虜未滅內之豪猾或伏此惟公等加意
毋貽 聖主之憂而已初鄙人發京也辱公旣觴之
又復過而送之眷別之情良非薄矣感嘆感嘆鄙人
今尚淹里中念老親在行不任炎燠且坐而望秋人
言北客苦南中非鄙人意也鴻鴈起時行子當與俱
順毛易托幸惠德音

與少司馬聶雙江書

鄙人楨竊聞先生之名舊矣恒恨不得見及睹世之
論學者率空說無事實言高于秋天行早于滄池楨
以爲此屬且陰壞天下之俗安能勵士風哉頃歲以
來幸獲上謁門下接其論議而稽其蹈履固有本之
實學振代之通儒也乃悟嚮楨所睹者皆假名號以

漁奪勢利孔子所謂紫奪朱也則聖人且惡之矣矧區區之褊心哉先生之論主在務廣大乃能包藏天下之物而就其功然此統學者範圍耳至欲整齊條貫振起頽墮誠非嚴毅辨達之士靡有就也故廣大之德譬則海也嚴毅辨達舟楫以濟之也不有舟楫海固善溺人島中所產人安從得乎楨少時習科舉比釋褐守有詞曹遂徙而攻賦頌之事居十數歲戎馬至于郊於是復講方畧論戰守蓋行年四十餘而業三徙矣前二業者皆致身之具由今觀之何異敝筭末徙幾于國家求士之指然獨念淺中狹度議

在因事責効計日算功缺廣大之意如先生所箴議者蓋不敢自誣謂無也鄙人所見亦謂方今之務固必嚴毅乃能立事辨達乃能審幾蓋天下萬事紛紛弊矣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客乃舍而不講鄙人誠憂之若更復示廣大拓範圍是令怠弛藉口混沌比類也聖人之學本之心術必考之事功其學始著故大學要之治平中庸徵諸位育倉公固抱奇然非起五日不寐之號太子無稱也先生之學先性情而後功業若鄙人之論以為極功業乃能盡性情道竟同歸獨作用殊途耳先生常言鄙人疆項不肯撓今之言

又堅持矣頃聞黠胡不忘內侵則計將安出先生昔守平陽虜不犯平陽境者用嚴毅辨達爲治故也願且緩言廣大亟述平陽故事與諸君即得上計又安事徵謀臣募奇士哉別來僅兩月念未嘗一日不在先生之左右誠有所慕重非私而已也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從史還草此申臆并謝臨岐眷眷之情時方憚暑不敢南圖且坐而望秋以老親在行故也洛中留滯其事難具悉又言之動心故弗以聞

與大宗伯毅齋孫公書

鄙生楨自濫詞曹侍光儀且二十年所矣然又以鄉人西玄公之故重辱接引楨恒竊數天下之長者能降體推誠聽後進以隆忠厚之風未嘗不仰翁至變色嗟嘆之也楨今者南徙蓋非意望中事獨賴翁素教兼之謬獎聽者不察因爲楨重乃此振拔誠懼碑碑無聞貽知己之羞不直感德已也發京師曾數自往謝而謁者固辭乃以留門下請一言以寵行色又自留候吏一人令守卷馳追在途且行且待而追者不至乃知候吏謂主人往遂怠不終事今楨不得懷實而西本之亦已罪也楨坐老母念家今歸華下所憧憧于中者獨不得翁一言耳居無何且發去

計秋孟可抵南中自北平通南中甚便當更選忠信
吏顯走請卷畢此仰懷行子在途多澁既月餘始達
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申謝稽于今日坐此惟亮
在幸甚

與東洲屠公書

維楨關西之鄙人也不閑于詞賦之業而又不達于
當世之故顧獨好慕天下之長者故造門下數見之
誠有所感慨非私而已也今天下風俗視古昔久墊
矣趨時者為賢雖有蘅蘭化為蕭艾大風東至物未
有不西靡者也獨翁抗身岩廊之上撐拄頽波之闕
固所謂季葉之孤標縉紳之鉅範也楨每一造謁輒
自嘆喟以為邦有老成風俗即弊猶當賴之振復而
私幸得侍朝夕亦幾無罪不謂適至之倖突爾南遷
譬如昧子背月而走暝途鮮不仆矣近世少俊崛起
遂高自矜矇前無哲人其亦不覩乎天地之大數也
楨家在華山下問山下老人云其先王父稱華陰谷
中生松柏高千尋大十圍者常數十章今其山童童
矣今樹有稱高大者曾不逮古之十二三嗟乎物產
若此人亦如之氣完而滴物盛而衰其大數使然也
故楨慕長者之風甘蹈形跡之嫌至數造門下者職

此故也前輩後輩豈相及哉始楨得遷時本圖徑往坐老親念家乃引車歸日下正怯暑而不敢問僕夫且坐待秋風來也從史還附書令上門下槩明今昔之懷如此臨發枉翁車馬勤訊征人豈真有所見謂不宜捐棄之耶感之愧之人言南中非北客所宜北客往者多苦之楨之意殊不然也

與尹洞山宮允書

二十年來凡公所遇楨者率兄弟之情休戚之義非若他人詡詡徵逐修外體而畧中愔者也楨今者南徙本非意望中事獨以公爲私交立名譽不顧其實人信公言因爲楨重卒之令有是拜所謂誣石爲玉指鷺爲鴻何以充圭璧極南北也愧之愧之公贈別之章獎予又溢覩者頗疑其私然以詞高調古至鬼目怵心復有爲楨賀者云在題品必非鷺下鄙人自省何有也初得拜時本圖南邁坐老親念家遂引車之西何悟途次多澁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既月餘始達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從史歸卒卒附言申謝城門祖道執手遂分蓋自是南北東西渺渺絕矣獨奈何不沾戀哉日下怯暑不能攀鞍去苟望見秋風即先鴻鴈南矣我家當

華山下誠樂此中亦有苦既塵心未斷則淹頓未可也

與內翰林平泉書

自僕與吳中士大夫游吳中信多才彥至其渾大堅朴之賢由僕所睹識者則公一人尤焉嘗竊窺一二事皆他所殊傾九轉不能須臾守而公植種于地不少奪移即在古昔且稱絕矧季俗末流哉僕涉世莽莽不能周容不知公誠何謂時時接引于其中諒有合而僕自省亡有也僕今者南徙本以諸公推轂之故諸公尋故事許以詩贈而公不首事先登他公之什安為媿哉望之望之僕今抵家五十日矣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念發京時公所眷眷于僕者實萬恒情此誰能忘之哉從史還卒卒附言申謝初得徒時本圖徑往乃復以老親之鄉念奪之何悟途次苦澁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既月餘始達華下可以信行路之難也日下怯暑且爾淹頓苟望見秋風即戒僕夫南矣于時征鴻甚便幸惠教篇不任翹跂

與內翰吳澤峯書

語曰人之相知所貴知心豈不信哉往年鄙人與足下游第微逐于館局之間修飭于節文之細足下固

斷斷謹朴乃所謂見其貌者也頃歲以來足下以鄙人可與語乃時時顧問一過未嘗不移日也則澤峰君者蓋若芷之伏莽王之隱璞內誠有餘外示不足僕今覩其深矣嗟乎今之俗煽播聰明者非少譬猶膏火久則竭焉與足下不同年道也鄙人涉世莽莽不能周容顧獨幸于足下豈其中稍有合邪何眷眷若此也發京時辱詞林諸公之義至重而足下且萬之至貶抑與瞿君輩同體此之為情鄙人未有當也恐汗恐汗久客初歸人事劇于蝟毛從吏還卒卒附言申謝始鄙人南徙本圖南邁乃復以老親之鄉念之何悟途次苦澁燕秦相距不滿三千里既月餘始達敝廬可以信行路之難也以或足下所欲聞故略道之詞林故事行者率有言贈今卷留瞿君所而諸公之什莫先登者足下肯為媒乎望之望之

與趙郎中子樂書

里中衣冠在京師者非少至僕所與深者獨足下耳非以足下有私于僕誠念朋友之道衰矣率勤徵逐飾體貌比休戚一不相關若足下所視僕者皆骨肉之愛悃悃之德故今別兩月隔千里念未嘗不東北馳也足下砥行好修顯名于吳下然官不償才舍抑

數歲矣僕不能爲知己推轂蓋力弱也中間幾至而失榮歸而奪者不啻二三此殆造物者主之耳當是時足下恠僕有二心不念夙好僕非敢如此也葦菴植于中達芝蘭隱于茂草所居不同其芳臭殊矣足下即不嬰好爵據權要人固重之今僕所耿懷者獨謂足下甚抑而又久淹且令分麾領一郡猶得伸手足終年抱獄聽官長論駁宜鬱鬱不樂發仰天之嗟也歸來僻處絕不見邸報意銓司必有異調以素望卜之也僕今坐塵溷中思欲解脫南圖然又憚暑老親不任蒸溽且坐而望秋非淹吾土重去也歸時經洛中洛中主人留三日乃遣其事難具悉且言之能令聽者動容故弗論僕發京時足下戀別最切今老親亦感尊堂太夫人之愛語及輒嘆焉臨書屬僕道謝通家之情有若此者未之數見也

復山西閔提學書

往龍泉梁君自京而返晉也其時屬倥傯不得具咫尺之牘乃因梁君致懷音諒梁君有口得徹之也晉大夫游京師者稱說君侯爲人師表有軌度可尋諸生翕然從之彼苛求備責岍然自尊大令諸生視之若鬼神冥冥莫測其所向何以作士類指迷塗也君

侯居詞林十年與我曹共脉脉守祿乃今一出而遂
振聲名若此假令沉滯到今則猶復脉脉也能有表
見哉故古鏡不磨誰睹其光洪鐘即叩乃知其音斯
兩者可以喻君侯今昔之故矣鄙人念詞林舊事皆
老死筆硯間自度即老死無能成一家語欲脫棄改
圖顧方今講備虜之策唯戎馬是尚而我材甚孱愚
不能任荷爰之役統偏師之權事兩持而靡主腸一
日而頓回與故人道故直披情愫也且人生得爲男
子又得爲官人苟足立功勳無論何所奈可較外內
輕重哉詞林諸同年漸見序遷終不離筆硯君侯所
建豎固衆人歆艷者哉使來奉翰劄益信在事勤苦
乃猶不忘宿昔千里遣訊情誼至篤厚矣感謝彌襟
書不盡意

與巡撫賈公書

關中人望翁履都撫之任始能槩被休澤如涓者思
飲寐者問旦乃今果諧所願知翁即有以答之也今
外服諸司各攝一職唯撫臺總統焉固須完德兼才
不規近小乃可服衆志豎大猷也乃翁方嚴敦大種
種有之視聽通于千里之外而圖畫每逮乎百年之
遠自楨所交游睹記誠未有比踪者也初關中設撫

臺也 天子念此邦遼廓兼之戎務殷殷每以內臺
 左右都御史遞往其時體重其後頗存之頃歲以來
 臺公務謙約卑減騶從下同諸司此優于振矜者然
 非所以別等威也楨以為昔之人有食一肉脫粟之
 飯與一介之使自隨者是皆察于小物未達乎大人
 之觀也大臣擁節保釐人民隸境內者果以我之故
 安堵不擾盜賊止息水旱亡憂此其福澤廣厚矣即
 令以千戶食我百隊從我可也聖人之教先廣大而
 後精微孟夫子不嫌後車之盛傳食諸侯彼其中固
 自以為當也秦人戴翁將各獻美芹扶車轂以報盛
 德即翁欲自卑減不可得已凡事必正體貌而後功
 緒成故楨于此僭論之唯留神聽覽不加之罪幸甚
 幸甚

與谿山馬公書

不奉光儀華益十有五年矣然念未嘗不之也在京師
 時客自關中來者輒道翁之精神完粹筋力強固殊
 不類高年人楨甚喜以為邦有老成後生之典刑在
 焉乃今歸華下望三原百里所不能撥冗往見則悵
 悵有違欲之恨矣仙居人大司寇應公云與翁至深
 楨臨發以書來屬令致之今附使往夫友朋之義歷

四十年如一日若應公者非流俗中人也三石喬子
爲楨言三原連兩令不知禮其境內長者則宣聖伐
木之事信有之矣楨因嘆關中自有武功郿縣高陵
三原數老以來海內之士翕然景嚮見者傾悅未見
者景慕此其盛時也乃後武功高陵修文地下郿縣
老而喪明獨翁壽且康寧然不能免乳犬吠豈氣數
盛衰使然哉楨每念諸鄉先生思一追躡前蹤然望
塵不及輒復輟步又以數值其衰非鄙生一人獨能
興振之也頃來世務益紛拏若大江風濤斯須殊狀
乘軒非樂岩居非戚也楨自顧駑下竟無裨補故往
往有引躬之志獨無奈何不敢陳也亦伺間便
若翁別有教指將改圖聽之至望至望

與西陂劉公書

頃從州中吏得接鼎翰華軸與腆儀俱至楨登受恐
愧汗流及踵自抵家來日坐塵溷思欲修訊者凡幾
竟以他奪乃茲顧勤軫念若此此所爲恐所爲愧也
軸中詞居多假借一非鄙人所當其云金鼎調羹即
且屬之三渠先生先生雅量有容兼四海之外以爲
膜固宰相器也鄙生楨植性愚戇不能忍不平之事
淺中狹度有觸便發竟安能若所望哉今天下漸多

故矣而戎馬之務最殷密勿之所圖畫與諸司之所
經營率皆是力然道傍之謀淆言惑聽中制之權績
効不卒今任事之臣視解印綬快如脫淖以此乃知
翁退栖巖林偃仰自如乃鬼神之陰庇人世之完福
也人言公年已七十矣而精力強固骨神秀健即少
壯弗建謂天欲倚而致太平故然楨以爲非也本之
去累釋負乃能順保若此假令今日尚羈有位則憂
危勞瘁將不知作何狀老嚴之論在定神守一蓋言
退靜也世不能忘我而我乃忘世此老嚴所以長生
久視而不滅也公聲稱著在宇宙久矣又位躋八座
壽登七袞丈夫福祥兼隆如此亦極矣安臥而逾百
年理可卜也公之才誠足戡定禍難抒公家之急顧
時未可耳公洞窺宦機一去不掉頭士論高之故楨
數申之爲賀焉目前之所親記彼其人求爲漁樵而
不可得也可畏哉可畏哉楨南園在秋仲其淹吾土
而不即發者憚煩暑耳使來具儀將謝且請後至之
罪埃南中更修所爲報焉

與平田管公書

自歸里中日坐塵溷幾欲修訊而卒未能乃茲顧勤
長者軫念貽音惠問楨手書愧悚汗下交頤謂不往

反勞先之也關中修詞之士自近世所覩記不爲少
矣厥製皆稱雋矣至其行履皜然拔跡于滄塗之中
諸學士大夫蓋未嘗不推轂翁也乃茲所爲詩文閒
雅冲幽若此豈孔子所謂有德必有言邪楨讀賜至
集三復矣他家皆臨帖字模粉畫耳獨公自吐胸臆
披寫情愫所不能離者古人體裁耳以傳久遠覩者
自有定議誰能私之乎楨濫竽詞曹久矣卒未有窺
然顧樂稱作者之美竣抵南中更欲綴一言于卷末
明修詞之道貴精不貴多其詞傳世以人不以言也

與張太微書

歸里中日坐塵溷幾圖修訊而卒未能然念未嘗
不之長安中也頃從長安人得翁朝夕出入甚詳蓋
世態物情自昔翟公已然此顏闔所以鑿坏而遁陶
潛因之託酒而逃也少年時公與何許二公號稱長
安三才今二公崛興震代作杜稷臣縉紳之屬咸推
轂倚重自引以爲不及獨公伏在丘園不見所長蓋
世無知者耳脫有知者出拔而置之高位畀之重權
則所發謀舉事濟時効功豈果居二公下哉才畧誠
埒矣顧天有大數人有大命多少奇偶遂相萬也則
何怨乎僕又以祿位名壽此四者皆人之福天之加

厚于物者也天道忌完而貴缺人有一于四者即足矣今公有文名世蓋千古之事不朽之業也行年已六十餘矣而捉筆伸紙數千言立賦其健如此即百歲不啻此公于四者之中身具二福視凡夫倍矣又能兼祿位有之乎固造物所靳也由華下望長安未二百里甚近顧義不得往末以申夙昔之抱僮來顯候門下明所爲依依者如此也南圖卜在秋仲向非炎節發去久矣坐此淹吾土耳以公或欲知附白之

與胡蒙谿書

生從張太谷氏得公集誦之蓋慨然有感于近世之作焉古稱作者謂創制立言自明其指也今好古之士苟幸徼名往往襲而用之但可稱述難語作者故詩有自立俗格竊奪古意者則尸祝之傳告也既擬其體復掠其語者則莊生之劫篋也僕觀公詩屢出已見半皆昔人未吐之語所謂因情隨體陳致以稱作者非邪至徵事幽奇鑄詞秀俊即古之作者不能抵也僕仰高風舊矣顧獨不獲一面以快心焉今幸枉轡而還關中又望長安不得往玄指正論固學步之子所欲聞也阻不相近奈此情何僮來申候明所爲瞻切者如此無何且發而趨南中既至更圖問訊

有餘稿卷之十五
三十一
茲草草未之盡也

駁喬三石論文書

鄙人所撰述竊自知陋以視他人率皆面謾故以投公誠謂能指迷發昧令不乖所適也乃今所稱予我者一非我所有不副本初就正之意與他諸面謾者未之或殊卽公自以爲業已命之然不能令僕信也何也今海內翰卿墨士彬彬然興矣其擬則史遷之作者不可勝數往往藉格襲詞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爲竒絕固未有蛻棄陳骸自標形神者也劄稱僕云第取其指不襲其跡此神化之道僕安能及之而謾以相加也文章之體有二序事議論各不相淆蓋人人能言矣然此乃宋人創爲之宋真德秀讀古人之文自列所見岐爲二途夫文體區別古誠有之然固有不可岐而別者如老子伯夷屈原管仲公孫弘鄭莊等傳及儒林等序此皆旣述其事又發其義觀詞之辨者以爲議論可也觀實之具者以爲序事可也變化離合不可名物龍騰虎躍不可韁鎖文而至此卽遷史不皆其然乃公亦取之加僕何言之易也晉人劉勰論文備矣條中有鎔裁者正謂此耳夫金錫不和不成器事詞

不會不成文其致一也文之不易言也若是僕安能及之日來誦覽大撰數篇總之整雅宛密厥初營構布置費心力矣因取遷史較之則遷乃疎鹵矯健門塗雖殊而要妙均也自僕繹思遷史累年禊矣然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續顛或繁條而約言或一傳而數事或從中發或自傍入意到筆隨思餘語止凡若此類不可毛舉竟不得其要領乃今觀公之撰如此則作者自命可也何必古同哉且公少時卽好習古文詞到今猶辭云未能也而僕習之又最晚重以生資學識並謝上才豈克有造哉嗟乎已矣初計出城得乘間一語比山游復以賞眺妨焉然中曲念之幸承劄諭聊此布復自游歸便爾多俗不能更往爲別倘軫懷無恡嗣音

與東體忱書

自入南中數求便使托致區區乃竟不可得形跡誠疎至其意則甚悵也足下負清才實學以博一第不啻拉朽乃顧再蹶如此嘆恨嘆恨然士之遇卽賈之售皆欲其適時欲其邁會足下亦惟勉崇舊業以俟時需會而已渭南三君同登科第邇所稀覩此又關地氣論也人言王華峯守吏部不肯歸必請一官乃

巳斯計亦未爲失五泓孫子道出西省其父宦所歸
時幸致區區之忱焉老親不甘南中水土諸侍人皆
思家乃遂與歸因附書托申慰鄙人自涉世塗二十
年矣厭厭倦游目下且圖請告獨未決其能遂不也
與孫季泉少宰書

日下紹興韓推官使者北也旣爲書言事越三日得
報見選館人姓而令器次公在其中甚喜焉次公英
英有奇氣僕故嘗異之今果世史官接跡金閨乃知
龍駒鳳雛固自有別不待具眼然後識也方僕在館
爲吉士時固壯歲力能誦習不倦乃顧逐群嬉游分
曹而食食已卽談適出所聞旣已內盡九州矣乃復
及九州外之九州焉猶不止極而至鬼神幽恠晦冥
無不考而原也如此日以爲常旣散館絳籠解志氣
俱縱怠不收治業不專因不進始乃大悔晚矣僕誠
駑下然性嗜文詞何嘗一日置不理至于今矻矻乎
二十年矣尚猶支離不窺突奧者固其壯歲失之也
次公堅志績學雅所聞覩獨懼其或奪于違衆之誚
不免依依其間故僕直述自事語之耳僕居南中歷
寒又歷暑南中寒亦非薄暑什伯于北土西人不能
堪則輒思去之不可得徒求日塊處耳盛夏時往來

又稀多在枕簟中才一交睫卽坐華頂上見井蓮十
丈僕采其花盈把也已而覺惻然可以覘旅抱矣少
選有使來請告更有布焉

與郭東野宮庶書

去秋九月在家臨發之一二日得順天試錄乃卒卒
讀一過則甚加嘆以爲抵南中當爲言致賀旣入南
中却徘徊顧慮有懷不得輒達遂稽而至于今乃足
下不唯不罪更復惠問到僕若以僕爲知己眷眷依
依比于骨肉僕誦之太息焉夫自交道衰厚薄視疎
數敬怠關散要也蓋徃徃然矣僕不肖僻在江介凡
與足下侶者盡顯貴聞人乃獨絀念于不肖去恒情
千里矣適見邸報夢坡丈人以太常卿掌成均矣乃
足下猶被舊銜署詞林位望誠重而爵號不益其如
情何哉昔潘岳官序偃蹇自歸數奇且謂之拙則足
下亦若是矣卒之拙者勝也自僕居南中彌歷九月
漸與水土習矣顧老親居未幾何每食輒減一器形
神損消僕爲之懼莫知所圖會從兄以壽老親至因
弁與俱歸家人在侍者皆力疾從獨僕瑩瑩守孤邸
耳逮茲盛夏暑氣鬱蒸令人喘息不休西望華山中
有玉泉石室恨不羽翼飛去坐飲其側仰臥其間也

有言和卷之十五
五十四
顧嫌于李下不敢言耳竟須有言待也偶值風便聊
布中曲項之更請焉

與郭泉南翰撰書

初僕入南中南中縉紳大夫之屬為僕稱南中錄美
好與僕所見甚同隋和之寶世所稀覯見之未有不
驚且嘆也僕居南中久與水土漸習獨老親居未幾
何卽不習其水土乃輒早歸家人在侍者適病適興
靡有脫者僕為此懼盡遣之從而去迄今獨僕一身
在耳江海羈客鄉念時發第嫌于李下不敢言耳頃
之當有請也自僕與足下別且一歲餘矣乃猶守舊
術不肯徙何也京兆李公至猥辱惠問眷眷鄙人著
此久而不得便因稽裁報忽而便卒卒布實不盡中
曲也

與太宗伯歐公書

客自北來者輒道門下今日受 聖主之知者甚深
而眷倚又甚篤夫從古以來豪傑抱奇思欲自效者
豈少乎然若不偶竟徘徊而靡所如今門下可謂良
遭遇矣誠知 主德光昭靡闕可補然為蒼生計則
甚費思慮傳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門下之謂矣
楨西鄙之豎儒也聞泐顛蒙百問百缺往在京師時

以其間造門下曾博半言片語之益乃今遼絕遠不相及是益之孤而重其愚也有足不得至于前有耳不得食其語則惻惻嗟焉南中諸省事簡咸以其興發歷諸勝區此其故事也楨居南中歷九月稱久客矣彼諸勝碁置未始一著屐其間斯非其興淺固有所分岐也初楨南趨也奉老親與俱居無何老親不習其水土飲食減形容變思歸乃遂輿之歸諸侍者皆遣之從斯本以順親欲耳既歸遺楨瑩瑩在旅每念一至痛若創瘡南中勝區盡高臺崇巘登之祗以沾游子衣耳故求日塊處不歷一奇坐此也楨受性朴直不能飾虛詞偽狀厚給長者故今倒腸布之亦以門下知我甚也私復自度卒之安所表見量不能疾當引去且楨有先人未畢之事積三十年缺然而莫之圖且欲圖所為畢憚未敢言少選之頃更有請焉惟教之幸甚

與南吉士叔後書

先是半月間且有中秘選竊以為里中士今在第者固皆俊奇然如公尤犖犖必在選中無疑俄而報至見公列在高等私心蓋喜之甚同州馬先生負聲有日乃今與公偕出入足稱聯壁當僕讀書中秘時孤

獨而靡所與甚苦之唯兩君協心邁往不嫌于相下
可也故事諸館人相聚卒談幽奇消永日如此以為
常至本業則廢之既而散館分曹服事不得理故業
則皆大悔以為前玩愒也僕抵于今二十年矣念及
猶復悔之固謂其時壯歲耳又所與游者悉海內才
乃不相砥礪而事汗漫今顛毛種種竟成腐儒河清
難逝逝水不還老冉冉至矣奈何奈何得報之一二
日會舍親柳子北上附此布悃柳子獨馬來告輕齎
困不以幣往常圖嗣申僕自送老親歸家人在侍者
皆從惟獨孤影在羈旅之子日夜思歸而又有先人
之宅兆未遂改厝卜之今年為吉期少選且欲疏請
遂所私也

與唐修撰小漁書

頃見邸報凡 朝廷所以卹勞臣者厥典甚備而足
下為先人伸鬱揚休者亦甚哀切篤至弗可加矣仰
之賀之嘗考 本朝大臣得謚文襄者今至漁翁老
師才四人耳法曰勤學好問曰文因事有功曰襄斯
兩言者漁翁老師實有焉可謂斯名稱情者矣僕自
童年即侍漁翁老師之教恩德最深厚乃不能私一
語以紀其盛誠甚懼焉卒之不可已也奉委校漁翁

老師集迄于今未復非有怠也乃去年還里里中人事沓冗既入南中老親以不習水土思歸又謀送老親歸家人在旅者通病通興未有休已又遣之從老親歸坐是思慮紛披不專所圖遂稽而未終畢耳惟足下有以亮我也緬惟侯芭聞發中說之指是師言而門人傳之也則僕既叨為門下士安可竟泯默乎幸毋為恠當此之時私計足下當發而在塗今比部王先生北來或與之遇因附區區若此竊念漁翁老師有百代不刊之勲坐讒妬故乃幽抑至卒且將終焉忽而足下崛起奉表陳情灑淚叩關於是上為之感悟悉從其請令先人瞑目志士壯蒐南中縉紳大夫之屬咸咨咨以為唐氏有子且以嘆天之所以報善人者顧有遠近未或差忒也僕日下將計請謁營改先人之兆果遂所求則踪跡日隔握手何時言之於邑每憶令弟先生負才不售殊屈之一見為道
倦倦

與浙江趙巡按書

頃聞使節抵越中乃卽值有海寇之警其鞭策將領論刺勇怯悉當實不諱若是則乃天子所以遣部使者意也若部使者雷同不肯瀝腸論事則黨與成

于下。人主孤于上，耳目塞，聰明蔽，暴骸累丘山而
上不知，冤氣蒸雲霧而主不見，從此而天下之
難起矣。僕甚為憂之。夫天下猶家也，家大人克家嚴
矣，乃諸舍人連衡以詐家大人，久之家計損，家大人
廉知之，則必罪諸舍人，逮其罪，舍人時家計已莫之
採，徒令其家大人苦耳。夫為人僕而詐其主，與為人
臣而謾其君者，則何以異焉。今海寇之來也，於越中
既如此，於吳中又如彼，此人人所悉也。彼二三君者
乃倒心反舌，宣為謾語，期惑亂聽睹，此為身名謀則
完矣。顧獨奈百姓之殘毀何。今公家財賦專倚東南，
其在東南獨浙之抗嘉湖吳之蘇松五方，乃居最耳。
適遭創者，正坐五方。五方困敝，財賦不出，公家之用
乏，百憂因之而作，非細故也。侍者持寶器不謹，則怒
而叱之，令加戒。人臣守封疆不謹，故與之文，其咎亦
輕重不審之甚矣。僕觀今日封疆諸臣，獨王君思質
可耳。其意氣憤發，足以激壯夫，其腹腸洞豁，足以親
士卒。突至之患，即不能一割後事之効，要之且半收
也。昔王君在薊門，其時總戎何公者，亟稱之以為萬
人之能，何公之才，海內無兩。乃稱王君如此，意必王
君實有之也。公見王君，直引大意，感動之，傳關中生

言人臣之道貴弗欺而已王君本赤心聞吾言當瞿然失顧愀然變色蹶然起坐躍馬仗劍所向無前矣語曰風不激不鳴士不激不成此類是也往公按雲南會有沅江之變公竟與定之今按越越復坐寇擾微公則孰爲蕩平之哉僕嘗譬公爲大鑿倉公焉所至輒解藥囊療病者故曰倉公之門多痿痺非其遭遘使然也固身所當者應若此耳不奉顏色五易伏臘有觸輒念之然卽令得相面所與談亦止此其他岐塗離合之悰人情二毛之感皆屬私况不以聞足下目前皇皇拯焚溺爲天子恤蒸庶保東南且不顧其家奈何云交好哉

答姜僉事書

自鄙人入南中客爲稱足下賢者蓋百數然未有驗也居無幾何而海寇至所在大城危小城陷靡不得意然唯獨海鹽完問之海鹽所由完則足下在城中運帷幄之籌而又有湯叅將者與之戮力奮驅乘城拒守寇嘗三圍海鹽每圍厚集數重期在必拔然竟不能一中高墉之隼則足下之智畧勇力彰矣令他城皆若是則賊鋒挫必遁賊見他城悉悞軟不與犄角獨海鹽伉以故數至圖傷之奉常鄭公海鹽人也

爲鄙人道之甚詳故鄙人信客前嘗賢足下者果有
今驗非謾語也初寇侵上海也上海令懷印亡徒扃
縣門閭無人邑中人見令亡立盡奔竄如雲雨散焉
賊入以素所聞二大姓盡掠其財而去殺傷數百人
已而令還寇復至令輒復亡寇過縣門仍扃無人乃
始排門入吹火燒解宇門樓皆空前上海民亡者甫
還寇俄復來不及避皆伏在鋒刃積尸高者丘陵卑
者谿澗爲之不流比三至而邑中室屋空寇揭虛囊
去矣夫寇三至上海輒得意及三至海鹽皆燥唇乾
喉而歸則信乎足下之賢有力也大倉被創在上海
後大倉人爲鄙人述其事尤可扼腕方賊艦泊海口
時才數艘耳其登岸薄大倉城者且不滿百人大倉
守臣怖于卒至則股栗不能持乃掖而乘城守臣從
堞間望見賊鋒橫厲須臾而三遺矢左右皆笑之其
有以事白者第瞪目視口噤噤不能語頃之稍定則
又扑擊施威用蓋其陋若是則大倉奈何不殘今大
倉三關皆化爲灰劫大倉村落皆爲羅剎鬼區本遺
矢守臣故也或言遺矢者爲甲又或謂乙久之當有
真歸矣當是之時設令足下備太倉且不嘗守海鹽
其智畧異也今寇留海上業三月餘矣諸公賢有力

者第能嬰城收保不及百姓于創然未有與寇一創者也其不能創寇者有說四焉夫兵不素習將不知兵一也我衆附賊益賊之智而張其膽二也巡視憲臣權拘而封疆遠權拘則不在統轄者不聽封疆遠則緩急不相揅三也封內士大夫生長江南不諳兵謀然好鼓喙沮事執役之臣徃徃搖于邪說悚于後患有作輒輟之四也斯四者寇所以敢犯久留橫行而莫之遏也以余觀今日之勢參彼已之形寇欲去則去不欲去則聽之卒無可奈何至爲異日計則鄙人有策三焉而練兵卒奠軍食不與也三策者改巡視爲巡撫開府于浙之省中而以巡視爲帶銜以福建附屬之旣已正名巡撫則藩臬有司咸聽期會軍餉民兵咸聽料理遠徵近發咸聽區分於計便此一今疏請置總兵叅將是矣而未指其總兵建牙處所愚以爲當置之閩越壤接之界海道之衝而諸叅將列若分屯于海上者散若星羅會若蟻結有警則督所向分戍叅將擊之賊安得登岸然非大破恒調力伸軍威則軍吏不肅士卒不爲奮此二江南法網之弛特甚乃仕者率用寬和爲治故至此夫嬰兒好弄家大人不痛呵之不止况馭民乎誠取軍法戮不軌

之民則誰其通夷而跨海不枉三尺務以鋤貪暴之
吏則民安又誰其甘心棄業而化于夷也此三至若
練兵卒算軍食之兩者固稱要領則既立撫臣撫臣
自舉之既立總兵總兵自舉之此謂泐其根而枝葉
自死者也凡今吳越兩地戰卒皆閭閻好騁子弟也
彼其醉呼于市中舞拳以示力一見勅敵卽奉首竄
矣不足稱俠客乃驅之逐盜適足損衆明怯令酋人
抵掌笑耳非計之得也頃聞寇兵鳥舉倏而東倏而
西不可得而制要之城守爲是下令曰有警至卽入
收保近者歸城遠者屯結幸不使重傷而已若欲創
賊令憚不更犯則異日徐議之耳二三君子未可徒
夸詡誣人以博哲人之誚云王思質者鄙人雅所禮
重人也其才智敏速腹腸廓落足以立事功顧視事
之日淺無以應卒然能焚蕩賊壘撓不使寧是亦一
奇也他口雖啾唧不能左王公之計乃王公顧若懾
者嗷嗷効兒女子爭言亟于相嚇豈豪傑任事之槩
哉彼言平巢蔓延者此昧子語耳有識者不與理也
比本居爲巢次舍爲壘今王公所焚蕩者賊壘也安
得稱巢王公不持是爲解乃輕擊豪首驟結禍因祇
以構怨深讐而已是不自明也若見王公爲道區區

入在管卷之五
三
如此云使來以嘉翰見卽荷擔取報遂此答焉因念
鄙人糜公家餼且二十年矣歲守筆硯間茂尺寸之
功方今天下之患北絀于胡南困于倭乃不能効請
纓之志充負戟之役第塊處空談猶之孤子言孝甍
人論步辯說雖詳終非已能有也甚愧之思去卽忍
不能去將齒髮亦頽暮其時可望建立不與初鄙人
入南中蓋與老親俱老親居五月以不習其水土輒
先歸盡室皆從獨鄙人煢煢守孤邸耳少選且亦上
謁去矣此屬私况足下或欲聞附具之

答敦祭酒書

初得公成均信輒有書上抵今計必達之然所白者
主在辨人材進良抑僞以返敦本之風而已此雖公
能事而僕猶云爾者謂敗鼓之皮倉公不棄亦藥籠
中宜有物也僕居南中第塊然獨處往來甚稀日惟
舊故之思適奉翰札若以僕妄持孤稜益務不可下
之節者僕非敢若此也僕猶夫故吾耳顧於南中不
宜且南中亦不宜于吾以故人取其近似者以爲名
曰伉厲守高也且僕戇直朴畧受性已定猶僕之貌
脩幹廣顙昂首掀眉揭膺濶步皆造化陶冶不可移
易古之挾仙術者能蛻人骨不能易人貌卽學者惟

因性而道之因似而成之不能折強為弱反陽為陰
今公責僕勿高勿卑擇中而居之此乃休戚之情骨
肉之痛懼及僵仆故望之若是僕手書三嘆焉亦嘗
有以里婦之効顰聞于公者乎昔有姬曰西子者里
之姣好人也一日西子病心疾乃捧心而顰焉觀者
益以為艷其里婦慕之亦捧心而顰家人見之詫曰
此固吾家婦也奈何倏而化為鬼也今僕守吾素
即不投俗好猶自稱人變之則化為鬼家人駭矣僕
即死不願也古人直弦曲鈞之誠取取在策歷有徵
驗僕誦之久矣顧竟不能矯而曲或其司命主之江
河在前故驅昧子蹈溺也僕非堅白者流期直其說
而不下念俗與性違性不變竟將俗乖乖者獨立獨
立必搖聖人貴見機所以避伐木之殃華山巖洞足
栖吾軀渭水清流足濯吾纓竟托之永畢矣彼其當
軸佳世追還古昔則有諸公在焉僕藉是得安枕百
年幸尤甚也唯勉策効時慎愛景光至懼至懼

與孫監察書

去冬十一月入南中而吏部萬君以公書抵鄙人並
有清貺萬君以言公所眷眷鄙人者甚篤誠甚感焉
乃遂訊萬君以公之戎政云何萬君具數之一一皆

可嘉嘆居久之江西大夫在南中者咸嘖嘖譽之當
此之時公聲名甚振赫南中縉紳之倫無不知有孫
清軍者尋得邸報以公代徐君按吳中乃江西士夫
卽又爲吳中士夫稱賀吳中瞻望旄節苦不旦夕至
會海寇動勦莫肯督之一戰益思公來採頃聞旣至
吳中士夫乃自相賀以爲得正人將必上書闕下
明功罪信賞罰威點盜而肅疆域也唯公圖之以副
吳中之望而已初鄙人奉公書也輒欲修報已復念
天上故人坐當書甚衆書有至有不至則疑惟生焉
乃竟皆罷之斯固鄙人隱衷亦賴公能炤察之不疑
也鄙人今獨旅在斯先是老親居未幾何不習其
水土思歸乃遂輿之西室人以下皆從唯留至親一
人與共朝夕茲謀又欲歸省曹岑寂而客懷又惡南
中川嶺雖佳勝未始往眺矚可以見宦况矣日下卽
計請告退依華山畢菽水百年之願自古以來未有
背親逐祿得稱爲人者也會晤無期聊此代面所未
具者嗣陳可也

與南吉士叔後書

越使過南都以鼎翰見具審惓惓之誼僕今羈孤在
此形影相對日夜惟故山之思非薄榮祿誠各有所

懷也日下方遣使上書請告乃當遣者忽困瘡不能
往須其起則馳矣旅抱甚惡仰見秋鴻南下則輒嗤
之以爲吾方恨其不得北汝又胡爲南也於邑無聊
之中因追往事以告從史閣試每歲八月二日開始
其試文欲穩順典實詩欲宛切清新二者具乃合本
式居高等往無不利不爾則違體叛度曲奏雖妙聽
者弗悅也公誦說古昔高蹈漢魏以來作者之蹤其
素所慕向也宜退而就距抑之使卑異日者旣解絛
籠不受鞭驅乃辨要津策高足未晚也鄉里馬先生
好古士也見時持見告之詞不古不奇好古之甚亦
非今之人亡有戴鶡冠躡珠履者時不同也斯足以
觀矣僕自結髮而好古文詞迫于今且老猶不能望
古人之門并與其時好違焉兩不得則一不就嘆惋
嘆惋作書時屬病後諸同好者不能力展區區幸白
邾田孫先生豐麓孟先生母以爲罪鄙人念未嘗不
之二君前也

與王給諫子儀書

今者足下入瑣闥稱夕郎踐清近之班矣假令大谷
先生不釋兵柄依然大司馬之位足下能拜此官乎
不也僕以是識天道乘除不爽毛髮多寡修短之間

哀益惟均古人不羨韋賢而稱玄成者何也謂其能
嗣續也足下溫懿冲粹稱者若出一口而又少讀父
書習識當世之故今其言事靡弗中者銓曹於是號
水鑑矣僕居南中久水土漸習獨老親至此不習亟
思歸輒輿之歸諸不習者咸遣之從抵今惟僕瑩瑩
守孤邛耳故山不得往而舊游諸人又踪跡越絕有
懷末由申為之惻然少選之項欲遣使上書請告退
依親側畢百年之願至則幸公遂之也往受命為序
迄今未有就坐旅抱甚惡恐言之不文不足以揚大
人光祇以暴陋而媒笑耳以故甘重得罪而不辭焉
適屬草藁未定期在九月中致之洛中得便更具一
草致都下也頃來羽書四馳所在告急獨且奈何僕
欲作華下逸人矣然猶不能忘國難不欲令漆室女
鄙我也

與程少宰書

今館中諸俊得公以為之依歸異日者策勲効用顯
聲名于當代則是科蓋赫然稱首矣公講聖人之學
主在正心術以出治功不顛顛于文詞聲律之間非
棄之也意以為枝詞病道舍毫損神在昔揚雄身自
為之乃復悔之曰壯夫不為可以鑒已往楨在館時

日所誦習率皆文詞聲律之技至于今猶然有道之士又任吾往不肯覺我之非夫孔嘆逝水墨悲染絲蓋謂其弗可還也楨於是懷惋之懷矣館中諸俊始一出門駕車卽登覺路不眩于南北何其幸歟南中頃有海上之警諸大夫咸罷游眺廢倡和徒憂之而倭患自若可以信誤世者果文詞也方今天下之患南旣困倭北又苦胡中而橫加以梁宋之盜蓋甚紛擾矣公以社稷爲己責隱軫可知且欲舒目前之急宜可爲謀公富有上計幸早出之海內之所瞻望者非淺鮮也若以問楨則比之鉛刀不効一割萬事付之時髦踪跡托之倉鼠俛仰宇宙無任汗顏適鴻臚石子告北上因候起居并申中悃若此惟亮在母坐爲誕幸甚幸甚

與董編修書

僕不肖所與游者盡湖海之士當世之英也至語知己若足下深者誠無幾何頃奉鼎翰顧復盛推僕言僕故有者僕不敢居言僕必至者僕度竟老不可幾號爲知己者誤猶若是則信乎知人之難也南中諸省皆閫寂寞營諸大夫皆役其力攻詞章之技僕見作者雲興錯如綺繡而我乃蕪穢不理欲以並驅作

者之途難矣以此遂棄舊業罷之足下期我以冥會
勉以極趨是策跛驢走千里責燕雀而為鳳覽非其
質矣足下賦材瑰奇而又高蹈古人之軌一時操觚
之士皆謝以為弗如下之今足下所推引僕者實足
下身自有也僕安能望之哉頃聞邊關告急梁宋之
墟又多白跖當斯之際則空言罔功雖有健筆不如
缺斧乃知投硯男子本有超曠之見非徒與于激也
今宇內多故司馬之法置而不講則患安從弭願足
下念之風毛正順時惠德音悵悵

與孫少宰書

當夏之季南宗伯王先生之北也附具一札展區區
之况并以賀吾家世史上接龍門司馬之芳他感亦
具焉王先生既發十日所客有言太夫人即世者僕
聞而訝之以為大夫人健甚宜不止此已又謂今之
年殆且近百歲矣此百歲中身所享目所睹者咸快
欲之極歡希覩之盛事要當以日准月以月准年所
謂百歲身千歲祥也仙人行遊雲間久且厭之猶欲
下觀人世若太夫人者乃或厭人世而上遊雲間者
邪諸君勿過傷此哀中有至榮今之海內未有兩也
君頃之吳博士以公苦次書至覽詞甚哀楚當此之

時猶念夙昔不廢投報則惓惓之誼誠兄弟弗若也
已而比部邵君以公使楚還書至中督僕竄易傳文
也與苦次書語同往僕作傳時亦甚費架搆今雖欲
頗易然意味即紊必更作之乃可耳且公駁僕傳訛
者有三有貼說在其行間僕南來時倥傯適檢笥中
忽失之煩公更具貼說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訛
也夫史以記事以服當今信來世僕之言不足傳且
無慮來世然亦欲服當今乃逡巡引却而至勤往復
坐此故也公其念之貼說果於舟中得之卽以歸使
者手當如公今以傳托陸子致之姚江焉僕自老見
遊于鄉意翩翩如懸旌而靡所栖薄凡歌詠之生由
情性也旅况若此安能出無情之語哉前附王先生
書業具此指私計王先生至日而公已去京書必不
得達甚爲快快今公使郢稿必善郢中曲故稱寡和
而公往又屬雪期固益助之高也在今當伏塊讀禮
之時不敢請稿見旣畢喪猶欲一見之也公之仲子
小史於其別時令宗誰氏詩律或慟甚不及刺刺語
然家承有素習能諳之也僕無子然見他人有子如
無子今公有子而信有子也違久情多不獨如紙上
云云者公亮之不

與孫都督書

在南中客有傳太夫人仙逝者諸大夫咸以爲榮謂其老壽而多福也適奉公訃哀楚不自持若欲無生過矣僕觀今之世家固未有等埒太夫人者遡求而上惟西王母之年差勝耳然王母獨以壽稱而太夫人之子孫繁盛顯融照灼當世假令王母而在猶且健羨謝謂弗如有母若此爲其子者誠甚榮之今其亡歿誠甚哀之然未可過也公書云家庭議歸淹歷十年竟未果大以爲恨此孝子之情也事旣往不可復追聖人之教孝義二者而已妻依夫子依母是也顧世網糾纏不獲直遂獨且奈何公以憂故謝事而南以其印佩公子茂才蓋志在擗踊不顧榮祿良得之良得之奉命督傳僕愧汗之甚第所爲延歷歲月頓不卽易者以失原駁貼說未知所竄定處煩公更具以示我我將因之而刊其舛也太夫人觀由楊子渡過相望非遠法不得拏舟往何以申祭酒之忱哉具有不珍之帛顓以一介行稱曰充祖道之奠焉幸與火之木前達諸幽杳庶幾鑒愚之忠誠焉

與趙太守書

去冬當僕南趨而在塗時乃卽聞公領保定列三輔

長矣私計既抵南中當問便托致區區不謂諸在行者一入南中通病通興未有休已老親見其如此殊爲不樂又水土異習每食輒減舊時一器乃思歸乃遂輿之歸其在行而病得起者悉遣之從私念糾紛問遺都廢以故賀書不至于公之前坐此由也乃茲顧承嘉訊故懷沾戀不異曩昔僕蓋有忤衷焉方老親居燕京時得數與尊堂太夫人會因遂忘其家及居南中老親追念舊歡輒悽然愴容焉茲云尊堂太夫人念老親不能置不知老親固念之甚也僕獨子而老親年又甚高乃今分之爲兩其奈情何既已決計請告而中原路梗怯不敢使使上書有頃少定當令馳去私願果諧雲鵠海鶴吾未之肯下也且僕頽卽頽暮狀貌精神誠若六十歲人者卒之安所効立不如早自竄軀退依親側畢菽水之私卽不能進親之壽與金母並埒然以度百歲則有餘矣君侯疆年又身具完福其於胸中靡有芥蒂幸勉樹勲烈用副明時至望至望僕且作巖下人矣度自不能奮苟二三知已有能崛然興燁然振者又何必聲名由已出也具有不珍之幣附申前賀與贈焦君文並往詞旣弗良而修諾又後恐愧恐愧

與徐浴泉書

朱射陂以十月到南中因得奉鼎翰問起居蓋甚惻
曠然之懷焉往受公令執筆札之役既已敬諾顧獨
須狀至則爲之今既至當卽勉圖期無負委任雖僕
么麼詞甚蕪穢不足闡揚德人之光然以章嗣子之
賢紀可傳之實則誠有獨見焉初公使塞上時乃僕
至南中日也居數月從邸報中見條奏諸疏則擊節
嘆之以爲此一振理卽可保數百年之安然不得讀
全文以快心則又爲恨之乃今惠我以全文諭我以
始卒豈以僕諳治邊之畧哉僕未有識也第讀疏每
竟一篇輒用灑然若暍子得水行徒息駕也則知扞
患禦菑而保治長久者在此也其議守大邊一節此
智士獨見之慮非庸瑣襲故者能睹也虜旣已深入
逼內地乃始傳烽相報晚矣何濟之有僕竊持是說
恒以語人人不之信乃今藉公之重以明故僕頌說
嘆息非私之也南中水土非北客所便老親居南中
旣半歲輒歸諸侍人皆遣之從獨僕羈孤守官邸耳
少選之頃且欲請告退依親側畢百年之願非薄榮
名誠有所私戀也傳言中原盜尚有遺孽道路時梗
虜自河套來者至犯延州環渭水而居者咸爲辟易

僕欲歸則故園不獲寧道路不甚通飄飄旅跡當托何所瞻望白雲無任惻結

與郭東野書

近得邸傳見公晉位宗伯崇鉅矣異日者鼎鉉之司將以次延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聞南中縉紳大夫之徒咸一口稱之以為宜然君子豈可以不務素哉僕以老親歸久神爽俱西今所存者形耳頃之且欲適志不復戀人間事矣竊惟同館諸人猶多淹滯未起豐城永新戢鱗于望苑古鄆高平胥足于史局閩縣困于成均德州厄于納言此六君子者皆以直率之器伏于積薪之下白日易沉河清難俟老冉冉至矣嘆之嘆之江海羈旅後會未期聊展情愔用代面談云爾具有不珍之幣在別楮為賀惟亮納幸甚

與康礪峰書

近得邸傳以公領詞林事至晉秩學士蓋甚貴重矣明日端揆之席將以次延登焉前例可徵也自有是聞南中縉紳先生之徒咸一口稱之以為宿儒所宜有者君子豈可以不務素哉僕自老親歸每多菽水之思頃之且欲適所願當更白之左右茲卒卒未能也今秋校武之役主其事者真稱二俊錄出固必至

南中顧僕日夜急一讀之以快吾心焉大海明珠談者傾悅願見非一人不直區區爾也

與陸東湖書

客自北來者輒言君侯謀國之忠効事之敏倍于昔聞不穀夙厠交游之末稱為知己能無嗒然今黠虜始遭此創且引去第云小懲未可言大痛也彼其蓄怨含憤而歸竟圖一逞明秋且轉盼至矣可無慮哉從古以來謀國之臣但懷內憂不苦外患今國中有君侯在何憂顧獨外患苦人意耳傳言中原盜幸平司其土者遽以為快僕猶竊憂之夫守臣杖鉞徒欲苟目前無事而不計其後此倭寇十往十來而江南弊也僕典在詞曹不宜越俎言事然誠睹江南弊甚切休心焉以君侯憂國無分于南北故此嗷嗷云爾不穀渡江居南中既一歲過矣從不穀行者皆不習其土多病盡遣之歸獨留一身在居有頃且上謁去矣然尚沾戀故誼緬懷阻絕適值開州使者往附申區區若此北風既順幸公信之母以願為私

簡許石城

良久不奉清光瞻憶之甚南中值暑如坐湯谷中北方則乃稱火宅矣然南中不可任僕唯竟日下捷謝

往來之游露體喘汗至廢食寐大江雖清不揉四肢之熱獨且奈何坐是乃不造請吾兄其亮之不也茲屬秋序而緒暑猶酷更須之旬日當爽且罷扇則主人不苦客堅坐矣爾時僕當往借抄書八冊遣歸并具近懷如此

與孫季泉書

使者自姑蘇回得報書極悉悼愴無聊之意僕以為七情皆能傷生惟哀獨甚而伯泉公竟坐是徂落痛之痛之初東橋公先得之以語僕僕大驚已而泣下承睫不能制嗟乎孫伯子死于孝矣年既七十餘猶戀戀如嬰兒慕也一死可以風百世吾復何悲尋又聞其子錦衣登科則更為亡者慰然不能少須月餘以親睹鷹奮則又乃造物忌之也東橋公言太夫人歸窆在是月中僕遂與詞林舊寮在南京者四五人約乃戒香帛遣使詣姚江令代執紼之役其不事腆洗者不欲崇虛滅真也僕又以伯泉公為哭太夫人死則宜從之同日出殯始愜幽情乃今析之為二舉者意必須其子錦衣至乃葬其父太夫人不可久滯淺土故先之耳於義未為失也姑蘇書中令僕更定傳文以公之命稍加竄黜其他不能一一摘削惠子

知我又待嗷嗷邪少選之頃既已掩壙情事少舒幸
取傳一讀之乃信鄙言之非謾也

與孫仲泉書

使者自蘇州回忽得公手翰則甚訝焉以爲胡倏而
在此乃後從東橋公知公得太夫人計即不安于家
乃遂徒跣涉江海北走齊魯之郊號天而望櫬故兄
弟同伏櫬次也僕爲之嘆息焉頃聞伯泉翁坐哭慟
不制竟殞談者皆傷之夫有父死忠有子死孝則又
奚恨焉故僕爲故人哀則掩袂爲世教重則大書志
所幸也東橋公言太夫人以是月中納之羨門乃遂
與同館諸人約遣使齎持中絮酒之忱誠令及期至
由白下望姚江非遠然義不得往緬憶緇謳此情奈
何往授命爲忠烈老先生傳今復更定具在別函中
惟熟覽之母罪淹息可也

與南暘谷書

八月中敝州石鴻臚之以使事北也旣附書申致區
區令身自達之乃鴻臚行未幾何即有言公戚然在
旅舍之中者僕以爲此在妬口好事誣吉人以凶輒
置而不問頃之得家書則大驚乃信前言非誣而僕
顧疑之外也僕惟尊堂老夫人年未六十稱強盛時

胡遽而罹此也語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則僕乃清嘆之矣家書云公以九月末時入服舍伏木叶慟之甚此孝子之情誰得止哉然君子之爲其親重則固有大有古之人坐哀傷而毀容滅性者何可勝數然賢哲不道謂其越情踰禮不可訓後世也惟公審思而強抑焉則非獨門祚之休亦斯道之光也僕羈在江表不得面致慰私又不得計音不知大事之期在何時并此二念橫之胸臆而西來使又少莫從問訊乃因請之左右幸早以示我僕將遣人來會葬也獨客天涯鄉心時作苟天監其衷得遂西首猶能執紼于渭水陽也石鴻臚使事畢當至家前書意必達惟省存焉

與全九山書

六月中吳使之燕旣已附中問訊之私計且必至適逢鄞客云公得侍太夫人前且三月餘矣私計前書不得達以日月錯遷故也邇者倭舟橫驚瀕海諸郡悉無安枕之期公歸而省侍故恤其私不知有他此孝子之情有道者之行也乃僕羈孤江表離背北堂逐一官之榮而遺晨昏之事將猶謂人乎每念一及黯黯魂銷頃之且欲往矣謂公同懷故輒白之焉老

八石管利卷之十五
四十一
親明歲滿七十今太夫人已八十餘矣皆所謂事劉之日短也僕將歸而采下澤之蘭歌白華之曲公家在海上聞海上距丹丘不遠苟幸與神人遇得禁方授長生九子願分以遺我我持之西也

與何柘湖內翰書

自得與公游葦葦半歲耳而道術相投神氣相結顧甚于訂夙昔之盟者由是觀之人士相知果不在新故蓋脉脉在形骸之外矣足下以詞賦雄吳中僕每讀其文以爲機雲之亞近睹未嘗有也第造物忌完既右其才遂左其官不得踔厲霄漢極萬里之志則又乃名之累也嘆息嘆息僕度竟老一無所豎立今而歸將依栖華嶽石室百年蛻骨在斯矣非薄功名厭驅馳誠安愚適志之謂耳若足下弗遺肯矧我以雲篇惠我以江芷斯百年之欲區區之望也世事風雨陰晴反覆不可豫謀然非知命履道之君子鮮不坐煩惱障矣惟足下堅意守官毋用世故芥蒂于中若僕所思去則固有隱軫之痛矣非專爲避賢路也舟中握手刺刺不忍別抵暮登岸投鞭于江浦明月在庭顧影獨步知已安在寔用是悵悵耳從人回附言布悰十分中一分耳前路有便更思陳述僕有懷

抱不與足下盡之其誰能亮之也

與何大壑祠部書

今僕既渡江遂與公成各涯人矣海內知己指不可數屈若吾大壑公者益無幾也回首南雲可勝惆悵語曰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異日者風雷若動潛蛟再起彼其時神劍共匣雲鴻比翼或可冀幸有乎顧僕方圖巖臥襲公高躅而慕尚之浮世難豫跂路多乖且不能卜旦夕矧後來者遠在十禩近在三四年乎別日抵江浦明日暫留勞苦未甚蘇乃取公贈篇讀之則淒然涕下矣安能言哉度前路距江東益遠塵不得達從人回附布離悰如此將發之夜且有蘭絨一端相贈而送客淹座不肯去既去則又促促治裝天遂明就輿而贈物携在輿中今并以往見區區之忱非偶然有也此絨頗真可呼衣工來今作方袍用青潞紬緣領及四邊以蘇產玉色熟絹為裏則衆柔相得足耐久遠體輕而氣溫亦奉身養命之道也古人遺遠則重一端綺僕贈不如綺然繾綣之意則未始異也蒸溽中才一握筆揮汗滿把披寫不可具嗣布之可也

寄許石城

今者僕既渡江而與公離矣念此兩歲中相過相歡之跡即復若夢浮生百歲皆若此寧獨離別哉行子發日今器以公之命追送僕於郊關亦眷眷甚矣行子今從車上手公贈言讀之則回路之義而蘇李之詞也有才若此乃今之白首淪蹟不得大暴所長嘆之恨之僕又以為造物小兒子奪悲歡竟靡有恒風雷若變無愁賢哲不再伸也僕今往且欲作山中人矣會面無期而雲天悠邈情當奈何每歲江鴻北邁幸惠德音悵悵

與孫季泉少宰書

僕今既渡江而徑還關中矣乃三月中有長女之計至老親再三督僕歸其書曰我老不能遠遊汝可解官來就我也僕得書惻惻不能忍朝夕則輒治裝且欲掛冠去而會有移官之檄來此甚便歸計遂行此五月望日也且行之一二日而人事倥傯不得取寸隙為書報知已今知僕消息既度江逾淮矣從車上念故人今往且將悠悠越絕音塵不得達可但已耶乃頓轡山亭述近日之况與引身之故如此云在南中既聞伯泉公已納之壙中矣尋又言未也果誰然乎僕不能充執紼之役又不能撰黃鳥之篇愧歉誠

甚焉見仲泉公爲道倦倦旅人草卒無及別啓也計
三年不奉瞻對矣積愆莫由展紙上語十之一耳悵
惘悵惘

再與孫季泉書

僕自南中歸且將白首華下與松桂老矣乃上書不
見省而部檄督赴官甚嚴仕宦牽絲不能一割而決
乃今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共翱翔焉非其志
也僕觀世撫已度卒之安禪旋且返我初服而已吾
兄醇德厚養一出當爲縉紳之表執政諸公方擬虛
端揆之席以待焉鷦鷯一枝鳳凰千仞則亦各遂所
圖耳唯足下夙飛行李居有項驛書至矣自不奉
顏色輒歷四秋然忽忽若經朝暮唯鏡中容鬢非復
故時浸浸乎向衰颯矣明年僕滿五十稱半百人矣
濛汜漸逼而尺寸無聞每於中夜聞寂剪燈孤坐有
慚憤之懷焉昔人有持寶劍不售者則亡之他境謂
劍不售且得禍僕靡有重持即不去無傷然麋鹿之
性終戀豐草非敢效百舌反覆以誑惑故人也今器
吉士君有美質然又肆力于學當有遠詣僕見之以
爲謝氏之玉樹不啻也顧入京未幾何時乃即有秋
賦之役役事既訖即又多人事擾擾也不得與吉士

君語第從吉士君頗悉足下起居耳海寇暫息知足下得安枕玄廬其紀事抒情之作必盈篋笥能無以遺知音子邪僕在山中一年但日事逍遙遊不理筆硯久矣乃今八月舉一子此清心養氣之明効也念足下恒為僕軫瑩瑩之慮附此以聞茲役草草告成事以言美善則未也錄一冊附奉覽教

與萬兩溪書

今僕又復驅車出谷與青雲之士相翱翔矣檄書相督而守盟弗固其視鑿坯之子何其僕居南中且兩歲從公論議之後不以僕為鄙而時時接引之每念一及輒黯黯神迷焉豈所謂傾蓋如故者耶方僕在南中時則思關西今在燕山又復思南中此何以故也僕蓋甚難言之矣客有赴南中者聊因致縑綵之私併順天試錄徃惟侍教會面何時而縮地之術又莫有傳者悵然悵然

再與何柘湖書

客自南中來者輒能道足下起居之槩以為君家昆弟不謝二陸乃知雲間才彥代生不乏今至兩何益犖犖出儕輩遠矣嘆之慕之自僕歸依華下已甘心白首矣乃上書不報而檄書又來督赴青雲翱翔豈

僕之夙願邪尋亦旋返初服而已邇來荒落不理筆札者一歲餘矣乃今之校文安任焉育子辨壁以校文則似之嫫母画眉今錄所具者是也唯覽而教之

答薛芳山書

使來奉公書乃知僕既發鄉而猶厯使使存問何其厚也方僕與公爲華下之會時誓將白首山中老矣不謂檄書再至青僕愈益急僕本塵壒中人也遂因有躍馬心以故抗顏復出計將効尺寸以酬夙昔耳乃入京無幾何則輒有校文之役卅年勲名不出筆硯間愧之愧之今公幸離棄文墨講戈馬之事矣乃徵之典秦關焉雖執事論長然終惟毛錐之謂未可倚以畢百年也僕自竣役來僅五十日竟日在塵溷中乃忽得家報老親今在藥物中矣天涯游子情其如何乃卒卒上疏陳情附于令伯依劉之義疏下吏部吏部固不肯復而僕服在近列又不敢拋印綬去西望雲空徒有洒淚號呼而已頃之有肯爲僕圖便計者旋當西轡得見老親于榻下僕今塊處戶內聽有力者爲僕圖之然意緒搖曳無異懸旌也使者來取報安能布辭乃勉爲之如此云頃在戶內當路諸公有顧僕寂寥者僕以語次頗及足下前事而

當路諸公云前事業已明白武進公特執法大嚴耳
未有過也凡歷十數公言出一口若是則曾參果爾
不殺人矣何又以疏請引避爲乎僕讀足下疏甚有
意義且白璧既別亦無苦怨蒼蠅可也使者奉主人
令固欲上疏僕等固止之以故歸毋加譙呵以爲聽
外人言有兩心也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五

王氏存笥稿卷之十六

左輔王維楨著

門生豫章潘儻較刊

策

問自三代以還其號稱王佐之才者無先于諸葛
孔明乃其相蜀之跡率犁然可考有作必異有
言必偉而宋儒或以偏才目之何謂乎漢初大
功臣蕭何第一何事高帝常居帷幄中持文墨
議論未嘗有汗馬之勞也而史臣至稱之爲一
代宗臣何以故始孔明未遇時嘗自比管樂吾

觀孔明之才不謝伊周而顧以管樂自比豈宋人覩其素許如此而事功又如彼乃遂爲觀場之見而少之乎且固有說也高帝差品諸將常取獵事以白蕭何之功當是時何寵冠群臣聲施海內矣意者史臣望其末光以爲奇絕遂立號宗臣予之邪若不然者必有說也夫此兩公者皆漢之所稱賢相名大夫也其事功或就或不就天也其大體有得有不得則人爾不可謂之天也自今觀之若略其事功而直以才校則何不逮亮遠甚姑舍其才而直以大體校則何爲得乎亮爲得乎宋人議論好窮本偏才之駁不屬孟浪班固撰漢書務在核實其予何絕甚誠有觀其大者諸生其深究之夫論人者譬之入寶肆評賈直也一不得當市者遂用以爲低昂可弗慎與乃若哆口無驗妄施褒抑而輕搖其筆端即令奇文蔚起主司者將救帚視之則何貴焉

人君以大臣之能爲能則心逸而功集大臣以天下之能爲能則事治而名高名高則獲在我事治則勞在人功集則獲在上心逸則勞在下在昔明君之所

以撫臣賢相之所以獲福皆不出此亦其大體固若此止矣愚蓋嘗讀孔明出師二表焉彼其盡瘁之忠敵愾之氣即鷹揚不過也其詞感憤其文瑰壯即伊訓不過也又嘗考所作木牛流馬之制焉其巧通靈其用利捷即公倕不過也又嘗觀所畫八陣圖焉分列部署上應天文下合地理即稷苴不過也孔明奇才也其諸過人者不可勝數然大率類此矣即就三事而論焉則亮之所以望抑群雄名高當世者此也其奉魚水之歡而不能建一統之業者亦此也何者大體失也今夫人君之于天下也譬之若天焉宰相者斗杓也百官者四時也天運則杓轉杓轉則四時行而杓不化而為四時也譬之于人若心焉宰相者意也百官者手足四肢也意聽于心手足四肢聽于意意不化而為手足四肢也故天道圜地道方君主圜臣執方宰相者立于不圜不方之間所以斡旋四序揮使四體者也若乃孔明所為出師表者氣旣鷹揚而文復瑰壯一出則倣儻之士修詞之子皆捫心退矣木牛流馬之制出則伎匠之徒執斤錘而求售其巧者皆擺指退矣八陣之圖出則誦鬼谷之書習黃石之略者皆批頰退矣夫使諸技客才人皆退而

不敢前引以為弗如而不肯任則亮不得不勞以故
恒自立於矢石之間事無大小悉決于帳前課功程
罪不爽毫髮是斗杓化而為四時意化而為手足四
肢也事必不可集功必不可就才累之也而大體失
也所謂大體者我無能而無不能也我不足而無不
足也不操鉛槧而天下之文皆吾文也不事劊劊而
天下之巧皆吾巧也不學兵法而天下之略皆吾略
也人君執斯道而任相則爵祿不悖宰相執斯道而
柄事則福澤無窮何以說也漢高帝之起豐沛而定
天下也天下豪傑之士雲附景從日以百輩來乃拜
蕭何為丞相所謂爵祿不悖者也天下既定論功行
賞蕭何功第一先封於是封何為鄼侯食邑八千戶
位次居諸將之上賜劔履上殿入朝令勿趨已又封
其父母兄弟凡十餘人皆食邑有差此所謂福澤無
窮者也自今考鄼侯之為相也無奇也以運籌決勝
不如良之智也以戰克攻取不如信之捷也以揮霍
先登不如參之勇也以橫行直下不如噲之敢也其
功為第一者以無智而使智良則良出其智以無捷
而使捷信則信見其捷以無勇而使勇參則參奮其
勇以無敢而使敢噲則噲施其敢而沛公之帝業成

焉故未嘗挽強而曰射取江東者鄧侯也未嘗馳駿而曰踴躍中原者鄧侯也何非能踴躍非能射取諸將之踴躍射取者悉歸之何以何能使之也取亮較何何木疆人耳出師二表何不能為木牛流馬何不能制八陣圖何不能解獨以無文而用文無制而用制不解而用解遂以佐成大業而享有令名寵冠群臣而慶流苗裔也由此觀之則班固以一代宗臣予何者非以何事功謂也謂其忘已任人恢恢乎有大臣之體也後世有佩何印綬襲何職事者則撫海內鎮國家無事也求即此人乃其宗矣宋人目亮為獨才者非以事功弗就之謂也謂其抱才自用不屬之人也役耳目任聰明屑屑瑟瑟殊異乎混一之規模無內無外之氣象也今夫天下之事一有未治則責之相社稷之功一有未集則責之相即令相事事而擘畫之人人而譙聒之惛惛然用力益勞而取効益遠求之彌切而得之彌艱故在用人而用人之道又在乎有能而不能有餘而不足蕭何之驅使諸將也似于無能而能于諸將疑于不足而足于諸將彼孔明者有奇而直見其奇耳此奇者不為用也此兩公之別也竊嘗觀于孔子矣力能舉國門之關而不以

力逞懼夫人之有力者不爲我盡也明能見吳門之馬而不以明著懼夫人之有明者不爲我視也博能辨萍實之狀表商羊之異而不以博術懼夫人之有博者不爲我告也智能決拾塵之誣料結纓之禍而不以智名懼夫人之有智者不爲我察也故其相魯也一月而功集三月而道行不自聖也不自聖乃所以爲聖不自賢乃所以爲賢惜哉亮之不察乎此也夫相臣之於天下也其始而分其任于衆也猶之治絲焉人理一縷人司一染已而付之機上杼袖旣成則貴人衣之不曰某工之所製也但稱曰某貴人之衣錦美錦也猶之乘馬焉伯樂相之王良御之遣父驅之貴人乘焉而過于市市人曰貴人之馬良馬也不問相之御之驅之者誰也其事治功集君上悅之而獲有福祿也猶之宴賓焉宴賓者酒人奉觴饗人奉膳鼓瑟吹竽客心甚樂矣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猶之治宮室焉大匠爲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方圓旣成則規矩無功而主人謝大匠曰巧工也及宮室旣成邦人相賀不賀大匠而賀主人主人居之也蕭何有辨于此故竟以帷幄蒙福孔明不察乎此故迄用瘁斃此兩公之別也雖然自二

表傳而逆臣懦子讀之骨竦而毛豎自陣圖立即江水泛濫而行次不失焉自牛馬之制出歷數百歲未有能解其事者此蓋天地之毓靈孕秀鬼神之託精見異乃生此隆中之龍耳非庸衆人也顧愚所爲扼腕者念其齎志而終今萬世有憐才之嘆耳抑愚又有說焉從古以來號稱才士者不可勝紀然往往不聞道不聞道則才不成不聞道者何也不學也所謂學者非他也唯在于忘好惡去巧故釋智術除將迎栖志乎無妄之次游意乎自然之塗如是則無以害其真而知精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知道凡彼群才得道然後廣故知道則萬事畢聚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性情嚴扁無所思慕不可誘也塵壒越絕中情潔白不可汙也靈徹貫通比于著蔡不可欺也動作當務與時變化不可窮也得失成敗先幾炳見不可遁也賢人至前邪夫乘之不可溷也毀玉爲珉譽猶爲荃不可誑也夫唯知道則才乃達才達則無已無人無內無外無已則無難舍已無人則無難任人無內則無醜力不已出無外則無惡功從人立此學之成也孔明講于寧靜之學蓋嘗聞道矣又其治蜀也亦嘗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矣固非用才自見

者也而所就竟若此何也蓋其才焰閃爍如燈之在
惟一開一合時見時藏而不可終遏也以故觀者疑
之疑生懼懼則衆不爲使而事功隳然則君子之學
也非聞道之難而體道之貴蓋自古記之矣

問聖人之教本以裒時行道爲賢而今之君子因
有談古高節獨行之士者此不可長也其談古
高節獨行之士則率稱引段干木魯仲連之倫
焉以爲此二子者可以廉頑而立懦其說似矣
乃或有稱鮑焦爰旌目荆與顏闔之四人者焉
吾不識四人者之蘊與段魯二子何似然其行
皆過激非人情難繼乃亦博萬世之名何也嗟
乎此亦後世好奇之士爲之標幟耳不然則四
人者皆與孔子同時孔子著魯論其述賢人君
子之行衆矣然上不挂爰鮑下不引闔與豈聖
人之論撰顧於廉頑立懦者不屑越邪亦或其
少之也夫高節獨行士之所甚難能也然而有
聖人爲之軌則焉聖人之出處固不若是之必
矣乃若段魯二子其奇可以捍國家之難望足
以寢疆敵之謀而志在固藏其視聖人之道何
如邪夫持二子以削四子則四子爲小持聖人

以削二子則二子又復小矣夫其遞相不及者
何在乎然此四子中且亦有區別尚費品題未
可以一槩量也諸生其一第其等焉方今
聖明御世山澤之儒苟具一德通一伎者咸來上謁
而誠願自効蓋充滿公車矣然吾所慮者俗行
無名俗事無功將無有好奇如六子者出乎吾
且適古之非以防今之趨耳母曰駢拇而枝贅
矣無關世教也

聖人之視天下猶一家也其視天下之人猶一身也
故世有紛難必思批之世有動勦必思定之猶之有
家者顧家有身者顧身也今夫天火雨墻垣圯以爲
不嚴且有盜汲汲然不俟明日而連築者顧家也病
五日不起未甚也客有言秦越人者知禁方能已人
之疾則裹金馳使而請之顧身也世有紛難動勦之
事而掉臂不顧高枕不來是視天下不如家視天下
之人不如身也聖人弗爲也是故駕救車策羸駟軋
軋以行于四方而弗以爲憊也干七十二國而弗遇
乃猶使子貢之徒搖唇鼓舌游揚于諸侯之間惛惛
然異萬一之聽而弗以爲倦也上嘉唐虞下樂二周
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而弗以爲夸也及得定公而

八右等和卷之二十六
九
相焉則即墮三都去正卯而弗以爲橫也既用弗卒則即退栖于杏壇之上與七十子之徒講道而論治焉以立百王之準而弗以爲高也用則往不用則引而退又復用又復往又復不用又復引而退聖人不厭其煩者凡以爲天下也思欲批紛難定動勦伸唐虞之志而樂行二周之道也方今海內爲一既異于春秋之世而聖明在御天下抱奇之士畢集于廷林數窟宅皆虛而無人何者用之也今孔子而生當斯世則亦且車馬不疲杏壇無講矣何者遇之也而世之君子顧乃有稱鮑焦爰旌目荆輿顏闔段干木覺仲連之倫者以爲此六子者皆能遁世好隱不沒于利不牽于勢此高節之士獨行之賢也欣慕之焉嗟乎此猶之厭梁肉而思藜藿謝淄澠之水而甘行潦也悖之甚矣夫學也者學爲聖人耳聖人出處進退之跡固在也所謂無意無必無固無我者也而今之君子離聖而語行違道而談節出者皆卑則律以六子處者皆高則附于六子若而人者即非幻民亦屬狂子愚不得不辯故愚嘗謂隱有四術而君子察焉有炯然抱奇而固請不見其名曰石隱欲觀我奇而令我見才一見之而輒復收之其名曰高隱度無

所見而託號以覆短其名曰智隱空自以身為枯木
朽株而尺寸無聞其名曰癡隱此四術者君子不可
弗察也夫所謂石隱者則段干木其人是已所謂高
隱者則魯仲連其人是已所謂智隱者則荆與顏闔
其人是已所謂癡隱者則鮑焦爰旌目其人是已夫
鮑焦者吾不知其何許人也第聞其衣敝衣持蔬而
遇子貢于道也子貢曰吁吾子苦矣衣敝而蔬之持
也鮑焦以言擢子貢子貢亦以言擢鮑焦焦愧而立
槁于洛水之上焉爰旌目者東方之士也餓于道有
狐父之盜曰丘者見而下壺餐以饋之已而知其為
狐父之盜也乃吐之而兩手據地喀喀而不出竟伏
地而不起也夫此二子者皆古之所謂高節獨行之
士也亦徒聞其能不辱耳而史不著其他奇貨可張
設施行也夫其不辱也固昔人之所謂枯木朽株耳
不亦愚乎若彼鮑子憤世不用蓋與世猶未絕也乃
不能忍痛須時而輕投其身于空虛無用之地此侍
人婢子之所為一不得意輒効于榻前以為無復之
耳昔卞生三刑其足矣乃懷璞呱呱而不去彼亦謂
須識者耳卞生不肯亡璞竟剖見珍且乃獲賞鮑子
不聞斯道而徒以憤斃故曰癡隱聖人所不道君子

所不由也荆輿者荆人也楚王使使者齎百金造門
曰請先生治河南荆輿不許也遂負釜戴經而與其
妻去莫知所之顏闔者魯人也魯君將造闔使人以
幣先焉使者及門而見闔闔給使者去使者復來闔
鑿坯而遁矣夫君子之所爲重進者蓋謂其無禮耳
今楚旣齎金魯亦攝幣可謂有禮矣乃荆輿滅影顏
闔竄跡此之不往則又何須也昔宋人有寶燕石以
爲王者襲以十巾藏以革匱人不得觀焉旣發藏則
乃燕石也觀者俛首掩口而笑焉則此二子者乃亦
寶燕石而懼其發藏以賈笑也乃固秘之耳嗟乎兒
絲燕麥徒有其名踴鼎烹雞豈其任乎故引而逃去
而且博指金輕幣之譽以遺後世又有高節獨行之
風故曰智隱聖人所不道君子所不由也夫旣聖人
不肯道君子不可由矣而後世轉稱之何也以其賢
于貪生而優于競進也於戲吾竊痛後世之爲士者
焉較利害于毫毛之微而爭功名于尺寸之間託名
千金坐不垂堂何其怯也已觸三面乞以一目見脫
何其哀也積澤之火不採而麗水之金顧採何其智
也食嗟來之食何其苟也伏在車下泣血孫陽何其
卑也突梯滑稽以叨升斗何其汙也貶抑孟陬自前

進御何其妬也日置驛馬請謝賓客唯恐不徧何其
周也得近霸王不羞牛口又何辱也四至九卿甘宦
若飴又何巧也身處江湖心懸魏闕又何鄙也懊不
得意坐而書空又何隘也若此類者不能舍生不能
遺榮令與立枯吐哺之輩負甌鑿坯之倫同日而位
論則高下相絕奚啻萬里無恠乎後世之有述也然
以聖人處之則不若是然耳自聖人而降則唯段干
木魯仲連之二子者其庶幾焉夫秦將將四十萬之
衆而東圍邯鄲也趙危若累碁存亡在俛仰之頃矣
趙且欲尊秦爲帝以免難也仲連固不肯而語中
奇教啟乎有動衆傾秦之術秦將聞之爲引軍去趙
得不亡者仲連之力也趙欲封仲連仲連辭不受壽
之金亦辭遂去而逃之海上終身不見也夫却秦存
趙不亦偉乎避爵辭金不亦潔乎故曰仲連高隱言
善見又善藏也魏在春秋爲小國秦視滅魏若搏豚
鼠耳然竟文侯之身不敢加兵于魏者則段干木在
焉文侯嘗欲相干木矣干木不肯也乃日造館而請
事焉秦將攻魏諫者曰夫魏不可攻也段干木賢者
也而魏禮之尚可以加兵乎秦遂輟兵不行夫不就
祥位非潔乎趺坐高談令所居之邦不危非才乎故

曰干木石隱言堅不可移也世之君子賢干木而右
 仲連者獨稱其讓封避相以為高節獨行之士也而
 不知二子之所以為賢者不獨在讓封避相在却敵
 免難耳不費一領甲不食一斗粟而置兩國于磐石
 之上敵人虎視狼顧而莫敢誰何此其人豈徒沁沁
 泯泯居無一物者邪故即不出出即犖犖即不隱隱
 即冥冥譬之若神龍然能潛能見能上能下不可以
 形跡拘不可以網羅求也然此唯仲連能當之耳若
 彼干木者塊處石室彈琴樂道以味先王之風而不
 顧人世有拯溺之事其於聖人之出處何乎然能抑

之虎心不可及也仲連一試而遁秦雖釋趙
 必中于他若使仲連拜趙之封而以所壽之千金為
 資養賓客以親秦約與國而申誓歡樂則相賀患難
 則相援亦庶幾哉與桓文之霸業比隆矣而卒乃逃
 去為德不博棄百代之烈而薄收須臾之譽非聖人
 之槩也然能以三寸之舌折強秦四十萬之眾不可
 及也由此觀之則論士者必投之猝至之難以觀其
 才焉才既明矣又試之非意之榮以觀其操焉操既
 得矣又納之死生之地以觀其志焉才足以批難矣
 操足以遺榮矣志足以忘軀矣備斯數道而甘就閒

寂終身枯槁乃稱曰高隱也三者缺一焉猶屬之智
 隱也夫智隱非傑也癡隱非情也石隱非道也高隱
 非聖也彼六子者皆非也即有慕其聲而趨之者又
 以非蹈非也於乎君臣之義其在天地之間也猶之
 逃雨焉無之而非是履其土而欲潔其躬非也竊其
 名而佯棄其名非也謂隱獨高非也謂出獨卑非也
 謂世莫我知非之又非者也夫人也以身盛心以心
 盛智一人一心一智故一人不能當十人之視
 而視者不止十人一心不能當十心之疑而疑者不
 止十人彼六子者千百世以前人也千百世之下且
 狐揭肺腑而定臧否也矧當其時乎語曰楚璧稱璞
 腐鼠亦稱璞月旦稱朔車斬亦稱朔名實相溷往往
 有之然而卒有能辨之者甚矣哉君子之出處不可
 不審也

問古之用兵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以
 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信矣然是三者敵
 與我共焉待之固難而知之尤不易也故曰知
 彼知己百戰不殆然則所以知之者何道所以
 待之者何術或謂避實而擊虛或謂變主而為
 客夫如是則遠近勞逸饑飽勢至不常我以是

待之又安知敵之不待我也惟孫子曰善戰者
致人而不致於人斯殆得用兵之要其指意所
在亦有可原者歟方今國家之於醜虜沿邊
屯戍來禦而去不追較之以三者之勢奚啻百
倍然而在我者未見全勝也在彼者未見全敗
也豈勝敗之數無當於兵法歟抑所以知而待
之者有未盡歟至如昔人堅壁饗士則匈奴遠
遯罷騎屯田則羌虜坐銷其遺論具在亦可採
而行於今歟夫審主客計虛實以全力而制其
敵固籌邊者所樂聞也其為我畫必勝之策乎

篇

夫兵也者兩設而互敵者也必知之然後能待之必
待之然後能勝之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言貴知
也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言貴待也避實而
擊虛變主而為客言貴勝也然則遠近者何言地里
也高壘深溝據險而守是之謂以近待遠勞佚者何
言士馬也敵來挑戰堅壁不出是之謂以佚待勞饑
飽者何言芻餉也轉輸多蓄積富是之謂以飽待饑
虛實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實否則虛主客
者何處乎近得其佚遂其飽則主否則客虛實主客

有常形乎曰水無常勢兵無常形敵而有智者出攻
我要害不得不徙則遠近易矣應採煩擾則勞佚易
矣絕我餉道則饑飽易矣故不為敵撓則我為主而
實敵能撓我則反為客而虛善戰者避實而擊虛則
實者亦虛變主而為客則客反為主實者亦虛未有
弗敗者也客而為主未有弗勝者也夫兵皆喜勝而
卒或弗勝皆惡敗而竟底于敗者弗知彼也又弗知
已也時勝時敗者或知彼而不知已或知已而不知
彼也誠知彼又知已則何敗乎將明其說必徵事焉
其證在李牧之制匈奴趙充國之平西羌此兩將者
一彼已審主客計虛實通于法術合乎勝道當時稱
之傳于後世昔者匈奴侵趙而李牧守鴈門匈奴數
入寇牧誡士卒勿出戰第日椎牛與士卒共食士卒
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曰吾將何怯也李牧若
弗聞匈奴玩之復大入牧勒兵大破之終牧之身匈
奴不復來夫牧豈怯虜者哉以為吾卒弱而虜縱以
弱卒當縱虜如以卵投石必無幸矣故且待之待之
數年一舉而破之若口中虱焉假令牧搥于唇吻怵
于邪說則喪其本謀趙之亭鄣卒不解甲鼓不停桴
永無安枕之期矣昔者漢伐先零以充國往充國引

兵至先零見先零或降或叛度其必壞上書請罷騎
兵留屯田爲坐勝之策書三上乃得報分兵爲九校
校各萬人因田致穀撓亂羗衆不得處肥饒之地居
數年先零果大困殺其首惡楊王以降充國書曰臣
豈不知引兵遠攻自避嫌疑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
稷之福也嗟乎至言哉假令充國不力爭輒以天子
詔討之先零兵強而自據善地軍士困于寒苦之域
惟于疲餒戰疥之患變且不測况望懸首藁街哉法
曰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李趙二子誠有之矣頃
歲以來北虜穿塞爲寇大入大利小入小利我軍遇
之輒靡屯之輒解此無他故虜兵與法合我兵乖所
謂也虜合法云何彼雖千里趨戰於法爲遠然絕澗
踰垣遂有其險則奪我之近經涉川谷日夜而馳於
法爲勞然旣入塞結營如堵晝掠夜歸我軍採東則
擊西採甲則擊乙則奪我之佚不持糧不載芻於法
爲饑然一入其地即食其有困圍我軍餉道轉絕則
奪我之飽我乖法云何類垣壞壁延敵而入不可謂
待遠戍卒候望力孤勢弱又不畚休不可謂待勞月
廩冬衣踰時不給不可謂待饑且欲爲待之云何他
邊且勿論論其至切者今 國家建都于燕西北以

宣大為蔽東北以薊州為藩彼宣大邊垣既已底績而薊州一路顧有遺謀雖稱峻嶺絕攀巉石拒口然地形延袤通胡之孔道尚衆自今作之西接宣府東連山海為邊千二百里誠使幹濟之臣戮力經營今睥睨繩屬亭郭星聯虜騎望見無可奈何患可少止乃所謂近待遠也戍卒所備者多故力孤力孤故勢弱今可徵募新軍填實空缺以今邊千二百里為準每百里為一軍每軍五千人析為十二區每區置一將領令寬則練習急則拒守分番乘鄣養其精銳乃所謂佚待勞也司計大臣會計內帑若干外儲若干月廩冬衣應時給發賞賜犒予不期而至內帑不足取之外儲又不足令民買爵贖罪務益蓄積虜若臨邊明以宣示以折其氣而伐其謀乃所謂飽待饑也然虜計狡獪閃忽且欲知之云何邊法故有遠哨近探之卒惟遠哨者未至虜營返而給我近探者虜兵已迫懼為所得張設危言不符情實以故不能知彼既不知彼遂昧所待亦不知已勝歸彼敗歸我獨坐此耳今之邊將各養死士數十人親信既深豈忍負主若驅之哨探令與遠近偵卒偕往偕來偽口不至夷情可獲乃所謂知之也且欲勝之云何虜凡大掠

必悉衆而行搗其巢穴以牽制之則內顧而憚遠涉
多設疑事離其上下之心令謀臣不用驍將墮體乃
所謂避實而擊虛變主而爲客制勝之術也法令久
弛人心不肅且將爲所欲爲云何曰嚴法董闕于行
石邑山中見澗深峭百仞問之傍人癡兒馬牛無有
入者董乃歎曰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
人莫之敢犯也夫人不敢犯則臂揮領招隨所東西
何功不可立何事不可興也法太嚴則厲又欲令人
親我云何曰厚賞越王欲伐吳而未知人心乃自焚
宮室下令曰採火者比勝敵之賞趨而赴火者六千
人因遂伐吳滅之夫利之所在人忘其害皆爲孟賁
婦人拾蠶漁者握鱸所利在此也設我欲爲之而人
固撓之云何曰堅其志而已始李牧之壁軍也趙王
用人言譙讓之已又奪之旣代者弗利王乃是牧計
聽焉言者自失充國奏事時廷臣非議者十七人中
十五人後計定上詰前非議者皆頓首謝吹竽滿庭
孰辨其美一一聽之乃識其音夫難與慮始可與享
成自古記之觀于二事則吾志決矣志決則功可就
矣雖然士而有志於天下者豈少哉至成功則未焉
何也機有所難窺變有所難圖時有所難矯勢有所

人君命將而假之權則將重然辨將先之矣大將持
權而將其衆則功成然料敵先之矣夫敵害我者也
我衆害敵者也兩害相搏必一遭創不料則敵害我
矣料之得計則我害敵矣故將有料敵之智而君假
之權是與庖丁利刃而便解剖也成功必矣將無料
敵之智而君假之權是驅昧子踐蹊壑也敗什必矣
夫權者何也戰守攻圍緩急進退自我決之者也而
人君每惜之恒從中撓之於是將自拘拘則內顧而
多憚何功之成故君而握權忍不予人者不可以責
功責之則將有解君不辨將妄與人權者不可以
悔之鮮有及也李牧雖賢非趙王許之便宜則牧
無名李廣雖以漢帝制不獲成功竟死即不制之今
行其意功亦不可成亦竟死愚讀史傳至李牧則歎
趙王賢至李廣則歎武帝明今請畢其說焉夫李牧
者趙才將也趙王使牧守鴈門曰牧能擊胡可却趙
國患牧至不與匈奴戰下令曰匈奴入寇急入收保
敢戰者斬如此數歲王怒而讓李牧牧不動如故王
奪李牧將令他將代之他將數與匈奴戰不利敗亡
多趙王寤曰牧計良是哉復起李牧守鴈門牧今却
如故不出戰後匈奴小入侵趙牧稍出軍佯敗匈奴

八在論稱卷之十六
五
殺趙二千人單于聞之輒大入牧乃勒兵數萬人翼
擊之匈奴軍十餘萬皆破殺單于遁走語在牧傳中
夫趙國迫邊與匈奴隣匈奴窮急必出而騷趙則趙
乃匈奴之苑囿也趙苦匈奴猶之附頸之癭著背之
疽未始一日忘除也牧不擊匈奴實重違王指及承
王讓而固不擊王豈不能殺牧哉知牧故多筭故且
令他人代之以觀戰守之果孰便也既一寤而召牧
聽牧便宜牧所不便不以強劫牧用此得意于匈奴
趙國以寧即失趙二千人然前數歲收保所活者不
知其幾何人矣後數歲匈奴不敢擾所活者又不知
其幾何人矣兵家無十全之利將欲取之必故予之
九亡而一存罪之可也小衄而大獲寬之可也故曰
趙王可謂善假權者也夫李廣者漢才將也武帝時
廣為前將軍從大將軍擊匈奴大將軍知單于所居
自走單于而令廣出東道廣請于上曰臣願居前先
死單于上不聽廣愠怒引兵趨東道與大將軍相失
大將軍簿責廣廣不服自殺初廣出鴈門擊匈奴為
匈奴所得復失之後出右北平全軍幾沒武帝曰廣
年老數奇勿使當單于語在廣傳中夫廣號飛將震
于匈奴武帝豈不欲以虜所憚漢所有者博一奇哉

顧廣好勇而輕趨兵出輒困鴈門之亡北平之敗殊不厭帝心若曰廣前兩出值匈奴兵多廣何得與戰今匈奴輕漢故抑制之不令當前固使出東道出東道與單于相左若當前正與單于遇遇則復敗亡也廣死以為漢困我有將如廣武帝豈欲困之謂縱之適亡之困之實保之也且射虎危道也虎而騰傷廣竟射殺之與猛獸爭雄兵法曰善戰者立于不敗之地廣安知之哉當是時漢庭皆推其勇夫冒白刃蹈湯火此一校之長非大將之器也武帝雄才部署諸將如師消鼓絃安柱調撥咸適或今同道或今異道或今從行或今專趨悉當其能李廣之才與衛青不甚相遠乃今廣軍統于青受青約束武帝善假權亦善惜權他主不及也故李牧損趙軍而趙王不問非宥之也不當問也所謂閫以外將軍制之也漢止廣勿當單于者非少廣故抑頓之也不可制也所謂君將將者也嗟乎為將者亦難矣弛張大擅則上疑其志勲伐大顯則眾嫉其能才氣大毅則君制其命紀律大嚴則眾譏其苛明以其計語人則機泄而事償不語之則謗起而身危凡此於將為患於國弗利人君不可不察也苟察之則諸患皆消不察之則諸

患並集且牧豈反趙者哉王遷用郭開讒卒殺之信
浮淫之說而甘壞干城之將秦兵至而趙遂無類趙
自亡也非秦能亡趙也廣固輕慄然氣蓋諸將其部
下已俱侯廣將兵至白首猶自爲郎廣安能平老而
固請當前者侯心尚未忘也漢卒抑之既死廣三子
悉拜爲郎生而奈何惜一侯哉漢固不殺廣亦苦廣
甚矣是故人君之御將也鑒別誠精則任不謬處置
得宜則責不然戰守攻圍緩急進退惟將所裁吾不
制于前也卒而論功罪等賞罰天子之威福行焉若
已不制實制之矣勝敵者賞沒軍者誅功大而罪薄

者貸罪重而功微者謫銖銖

絲計量分明制之何

急也然始而約法中而調度

自外決不從中授又

何嘗牽綴之也故媼人勿將亦言能制賢將與權無
言復擾昔有張子病腫而命醫均治之張子謂曰非
吾背也任子治焉治之遂愈夫身之與國而猶此也
必有所委然後治之奈何立一將于三軍之上行師
萬里之外而不與之便宜也又大醫令淳于意能診
病決人死生文帝問意曰子治病能全無失乎意對
以爲病順者可治逆者不可治不能全無失夫疾之
與兵而猶此也醫無全功將無全勝順逆之勢不可

不參恃權而縱則君與之便宜者反大將之鳩酒也將而知此則稱善將兵者君而知此則稱善將將者而天下平平無事矣

問我國家建都北平以宣大薊州爲肩背以遼東爲左臂謂其外與虜接而內距京師不遠也故先朝謀臣於此數鎮恒注算焉正德中北虜突入宣大寇白羊南逼居庸近矣已而見我軍三面至虜輒遁去卒無所得于時兵何卒辨將何卒良至今人有傳其事者可爲訓乎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射傷裨將桀矣本兵請使責問求

執其子償其罪以明 朝廷之威自是朶顏諸部畏威奉貢何謀以制之也成化末海西建州諸夷數犯遼東守臣議主撫本兵議主剿卒用本兵議與師伐之遼東以寧由是言之則主撫者非矣乃復有言剿之非者何哉今朶顏諸部海西諸夷往往竊發爲二境患北虜益鷙悍莫禦故就爾諸士訊所聞而知者以裨邊計苟有自獻而足效者即不襲故計可也

執事以制夷安邊之畧下詢承學愚也何從與知之哉雖然竊亦有聞焉而思以効之也愚聞正德中虜

酋駐牧威寧海子威寧在宣大二鎮間時王恭襄在
本兵書聞乃即選大將一人叅將二人督京營兵練
習之又徵遼東兵赴薊州備之又檄宣大整兵備之
既半歲虜不來申令營兵在練者無得怠諸鎮兵亦
不解忽而虜果入白羊口南嚮而趨居庸書連至告
急乃即遣所選將所練士出擊之遼東兵自左臂至
宣大兵隨肩背至諸軍既合虜狼顧駭慄一日輒移
去是歲也虜春駐威寧秋乃始入者伺我懈而與得
縱也借使我兵以久待不至弛焉彼計中矣蓋虜凡
大入必招集諸部落以利啗之不得利不足示信自
虜駐威寧即識其計而備之若恭襄者真謀臣也又
聞正德中朶顏酋長花當之子寇馬蘭谷也叅將陳
乾禦之花當子射乾乾死恭襄乃請遣使責問花當
即如花當不知則執其子來歸償罪花當不坐不服
則起大兵伐之以遼東兵攻其左以宣大兵攻其右
破滅必矣花當懼服如今夫花當夷種也輕生善鬪
豈憚我兵哉貪漢財物如啖甘蕨舍而弗忍唾之也
恭襄習之故花當寧棄其子意不絕漢好即如忍而
不問將無忌矣今若此則是爵賞之恩予其降伏誅
罰之典咎其犯順威惠並著以革其奸而誘其衷若

恭襄者真謀臣也又聞成化末海西夷之犯遼東也
驅掠甚盛我軍半創死本兵馬端肅議曰夫海西夷
降虜也今來犯是不降也剿之宜否則長驚而狎中
國之恩守臣陳越曰剿必啓釁撫之宜詔從本兵
議乃命將出師直臨賊境誅戮俘馘以千百數赫赫
燁燁威振殊俗矣夫女直嘗起海西據中土非細物
也犯而顧撫之是彼制我也今剿之是我制彼也其
時余肅敏譏之曰寧成功于門庭之間勿遠致于敵
入之境斯馭夷之恒調非適時之大權也若端肅者
真謀臣也夫謀臣之在事也未事而畫之則爲之計
利害籌多少視遠視近校彼校我若大賈行貨度三
五之數而等貴賤之利也其畫定而舉也不可譖奪
不可禍怵迅往迅邁飄飄乎若鷺鳥之搏也若峽水
下舟而放之疾也故始無輕發卒鮮隳事後至者弗
可弗稽也夫大匠以目中然未有離繩墨巧者也上
醫以意中然未有舍方書神者也兵亦若是而已頃
歲以來朶顏諸部恒出兵以撓薊疆不宜置之不問
且國家所以懷夷者甚厚而久授爵降印世世弗
替乃復和親北虜市外交而恐喝疆場之臣以要賞
益貨否則來侵弗可狃也可及其來朝諭之禍福

戒勿召恩絕好其撓邊甚者按依前事固求其人罪之卒之蒙罪者少被賞者多少不勝多則威不勝德不傷國重不起禍階則朶顏可常服也海西諸夷屋居田作與中國同射獵侵掠與北虜同蓋兼二俗有之兼二俗則易制也夫屋居田作則內顧重內顧重則搗巢之令得懾其奸且彼內附久則信義可責於其來侵時出銳師以逆境上名曰搗巢按且勿進令來歸義兵乃解此既歸義則要取盟誓文書以持後事夷即難信結我將兵之有詞也如此則勦存撫情撫寓勦威海西夷可常服也至若北虜制之固有舊算而効卒罕睹何者庸將先失之懦將後失之也何謂先失之虜將大入其兵非一日能集也又其性儼黠結營在此所向在彼倏東倏西疾於鳥舉此彼醜恒態也覘者至苟得虜情能即發符徵兵分地據守又於要害之口必從之路多張旗幟盛振金鼓示形以必不可犯示間以必不可乘虜衆望見憚不敢逼守之無何且移去矣而將不早圖遂令穿塞而入肆螫我土故曰先失之也此智不能照謀不能先故曰庸也何謂後失之虜旣入塞或合十萬之衆結爲一營而我軍數萬分爲數處勢不相當安可進取惟得

利歸也則所得有多寡彼醜有喜怒及既出塞輒各
分散不相顧藉苟佚之歸路谿谷之間阨塞之處伏
兵邀擊奪獲畜產即以其半與之宣大之人習勇好
利將奮九死應矣而將不此圖遂今十來十歸窮來
富歸虜無遺矢缺戕之勞而安取漢財如索諸寄故
曰後失之也此其保爵愛身懾禍求全故曰懦也且
彼既償事矣而始罪之罪之當也無救于償也故選
將恒談而制虜之術要不出此其若選將則莫如守
臣自薦所知本兵因視所宜任之守臣得良將則外
有與本兵得良將則內有恃殆無憂制虜之術矣雖
然本兵守臣此兩臣者尤要也尤要則尤宜擇也是
故 天子內擇本兵非有識者弗與也外擇守臣非
有識者弗與也兩臣者起而應持內者量力未能勝
弗敢舉也外者量勢未能運弗敢任也上擇固精下
量又審則才者處權才者處權而疆圉之不固者無
有也本有他長授以樞管則用非其能用非其能而
責疆圉之必固安有也故兩臣先識無識者弗可與
也彼王恭襄馬端肅者並以識勝不識其識則不用
其謀故國有識者又貴識識者何也百年之計不可
以目前効而見在眉睫者謂迂也獨睹之計不可今

衆庶見而不得其指者謂詭也持重之計似怯趨時
之計似輕勝計以取計佯與凡此皆難識故有識
之士恒爲不識者擊之識者一明其指以示無他則
謀泄事去與無識同歸矣是故孔子譏不密管仲戒
漏言兵且壓境敵國不知其向終日治旅左右不測
其爲納之死地猶如用我者置之安利猶如危我者
故兵事稱機謂發乎此應乎彼利害迅疾効如去矢
胡可泄也胡可漏也此則有識者任兩臣而擇此焉
可也憑生自以一得來効如此惟執事裁焉

